



^ 16  
2842  
5



門 16  
號 2842  
卷 5

原序

客謂南岳子曰聞子譜牧遊先生既成編矣意良苦其如  
忌諱何南岳子瞠目不應客曰子譜之仍秘之與乃吁而  
言曰客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語不云乎周之頑民  
殷之義士自古帝王受命而興當平定天下之後未有不  
崇獎節義以教其臣下者周家於叩馬二子逸之首陽予  
以嘉謚尚矣漢高祖以滕公言赦季布布故忠於項王者  
也唐太宗贈隋將堯君素蒲州刺史詔稱疾風勁草實表  
歲寒之心周世宗命改清淮軍爲忠正軍以旌劉仁瞻之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5.20  
藏 本

節宋藝祖贈周韓通爲中書令欲加擅殺者罪雖賁之而  
終身不授節鉞元世祖悔殺文天祥而特祭之明太祖禮  
葬福壽祠祀余闕至於陳也先諸人猶不忍加誅成祖初  
治建文諸臣亦已甚矣及練安之姻錢習禮爲鄉人所持  
楊榮乘閒以告則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朕固當用之  
況習禮乎卽日下令弛齊黃奸黨之禁皆載在史冊不聞  
諸君視以爲讐敵必欲斬艾之泯沒之而後已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十年命錄甲申三月燕京殉難諸臣  
得范景文等十五人共予祭一壇復下禮官議各賜諡及

祭田有差恩卹之隆尤前代所未有此覆載之大德亦風  
勵之微權也由是而推凡後之殉國殉粵者亦有待而舉  
耳及

天子嗣位之五年詔修前史下郡邑有司博求啟禎以來  
奏疏事蹟雖語涉干犯並許封進又可以見

聖度如天矣若牧遊先生盡忠所事死而後已原與他人  
抗逆者殊科當亦前史所不遺也何謂忌諱哉且先生之  
懿亦夥矣世之日先生者曰氣節曰文章而或不知其政  
事知其政事者或不知其方畧知其方畧者或不知其德

行知其德行者或不知其理學今幸去先生未遠有先生之手澤在猶能一一譜之如權關之清惠守郡之循卓督學之公明其政事可考而知也如藍賊之再勦藩閔之解散陳柯之討平其方畧可考而知也又如孝親而廬墓恭兄而迎歸信友而終託其德行可考而知也明倫復仇有說義利死生有辨詩禮二經有疏春秋史綱有纂其理學可考而知也向使先生所就止此固無忝一代傳人況後此百折不回一門赴死足爲人臣法者耶安可拘忌諱而悉掩之僕竊觀先生垂絕自題括於誠身事親誠身事君

二語夫誠者千古聖學之樞紐而先生一生之根柢也誠必形外必動物至於格鬼神貫金石輒不期而自應奮乎百世之上聞乎百世之下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譜也固先生之誠爲之也譜之者何與顧得祕之耶客起謝請序其語於簡端以諗讀是書者於是乎書

康熙丁未陔月旣望南岳子張夏敬識於江上讀書處

序  
年譜自唐宋來多有如太白少陵昌黎香山東坡紫陽俱  
有年譜然皆後人所撰大抵以本傳為主而取詩文雜著  
考定其先後及軼事之見他書者年經月緯之其間不無  
附會舛訛識者病之甚矣論世之難也陽羨潘卓齋明經  
來余官舍出示堵文忠公年史係公所自著惟歿前數年  
為後人補錄一無附會舛訛之弊所謂信以傳信者非耶  
陽羨地靈人傑明季尤忠貞駢奮最著者推盧堵二公盧  
忠肅公之致命遂志人競知之堵公致命於偏隅閭運之

序

年譜自唐宋來多有如太白少陵昌黎香山東坡紫陽俱  
有年譜然皆後人所撰大抵以本傳為主而取詩文雜著  
考定其先後及軼事之見他書者年經月緯之其間不無  
附會舛訛識者病之甚矣論世之難也陽羨潘卓齋明經  
來余官舍出示堵文忠公年史係公所自著惟歿前數年  
為後人補錄一無附會舛訛之弊所謂信以傳信者非耶  
陽羨地靈人傑明季尤忠貞駢奮最著者推盧堵二公盧  
忠肅公之致命遂志人競知之堵公致命於偏隅閭運之

序

一

朝崎嶇楚粵閒卒之馳驅盡瘁死而後已公既亡而國隨以墟其忠風亮節視盧公何多讓焉盧公文集內亦有年譜係其孫子所纂輯今此編出堵公手錄彌可寶貴也卓齋讀書好古以文學世其家頃爲余言堵公宜邑未有專祠有志購屋奉祀并梓年譜行世而索余一言其慕義若渴洵可嘉尙余故不辭樛昧綴數語於簡端俾歸而付之梓竊冀附公以不朽云爾

道光十三年歲次癸巳清和月平羅俞德淵書於維揚齋署之景賢樓

例言

文忠公年譜凡四編有公自編者載筆於崇禎辛未追譜從前而迄於甲申二月有日續增者起於公十一歲冲宇公卒至四十八歲寄故人書而止其文由公自記者居半有續編者則任源祥承公之絕筆續以終公之世者也有爲張夏所編者則以自記二字冠公之手編合訂三編事增而減其文卽潘士超所刊行者也近世以張編爲定本不復知有前此之三編夫自編與續編相爲終始張夏謂公有自記年史二編續增或卽其文

則自編與續增又相爲表裏從張編則舉一廢三從三編則得此失彼而自編爲公心志所存茲刻更從其朔擬例數條於左

一是刻如古本分爲兩編前以公自編爲宗後以續編爲宗其續增與張編所增皆按年月參入並列公家譜中記錄亦閒採一二附載於註

一紀年續增不用年號張編則冠于支於年號上茲從自編之舊

一各編隸事並見者詳略互有同異茲錄量擇所從其

事煩而詳見於他處者省文從略撰著之全文則編入本集

一公譜本綱目體裁張編隸事概用正行其三編之抄傳正行偏註體多錯出茲定爲一綱一目用正行旁及附書之文槩用偏註

一各條彙列稱予者爲公自記稱公者爲他人所記頗似錯出各以所本標於條下不敢改易以致失真

凡續增所有皆自編與續編所無三編所有大率皆張編所備茲以自編續編兩書爲宗分之可見四編合之

仍不失張紹秋之全編世之讀年譜者幸於離合間各得其原焉

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夏五月朔日邑後學同識於周氏之春草軒

堵文忠公年譜

公姓堵氏諱允錫字仲緘一字牧子號牧遊其先淮陰人元至正二年通五公始徙居宜興之前亭里高祖味閑公諱霽曾祖覺菴公諱楨祖月川公諱佳父冲字公諱維嘗配胡氏繼陶氏公陶母出也迺通五公為十世崇禎癸酉舉於鄉丁丑成進士永歷時官至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贈上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太傅兼太子太師鎮國公

明史作諡

文襄

明史作文忠

改諡忠肅

本張夏編本



文忠公自編年史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十二月八日辛未酉刻不孝生於夾

山之麓

村名十房街

時大人年幾四十再娶而艱於嗣禱

於句曲之峯夢神語曰考汝績醕篤恨汝薄祿無子惟

壽則上算耳大人泣曰願以壽易出遇一道士手招一

牧童至垂雙辮著犢鼻指謂大人曰是而兒也遂寤至

是不孝生先慈懷孕夢牧童笑入懷中既一牛突入毛

角猙獍觸慈於地慈驚寤腹遂楚痛坼副幾絕因名不

孝曰授志神授也慈因是成疾不起大人年止五十而

卒初月川公悉讓其田宅與諸父乃居武進之夾山外

家王氏別業也

符錄因果諸書予素不喜附會至修談夢語以自榜異尤為君子所厭聞第此

出大人手遺不忍刪抹且以見大人一生勤積有感必

應諺云在抱知母離抱知父慈既以生不孝成疾比纒

知識已終天抱恨先大人手撫腹摩養誨諄至雖體志

事較親亦僅容顏彷彿嗚呼晨昏之戀何如幸俱存者

有以告我乎

萬曆三十年壬寅二歲 殘臘止二十餘日未彌月而不

孝已歲矣先慈以艱生致疾十日五在床時不孝乏乳

乃覓乳里巷閒里婦淨潔者迎之躍笑啖其乳否則雖

誘多方弗受也

錫之遊固天授哉少遊閭里長遊四方顧遊而惟王孫之哀是幸猶得以苟果

至餒以沒世也幾希本張編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三歲 不孝苦啼先慈擲之地仰牽其衣彷彿識慈之面貌服飾心竊訂曰奈何不撫摩予而使困抑乃爾乎啼益急不能自已嗚呼兒時風景多不記憶惟此一段光景若了了若不了了耿耿心目果夙憶耶抑先慈不忍棄置不孝而陟降其靈耶每一念及刺焉在心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四歲 暑月大人袒卧錫置所啖米於大人喉坎間爲倉以兩肩之坎爲別儲與同儕約先啖東西儲而後及倉戒勿轉側少狼藉須大人自拾樂矣哉種種穉驕所謂孩提之愛也迄今追溯洵有餘甘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五歲 大人與慈同舫錫侍幘高多礙慈謔曰可脫之於河錫僞不解伺隙遽擲之慈愀然曰其悍足以殺人大人笑曰無憂其狡足以自脫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六歲 冬十月初十日先慈陶氏卒於走馬塘徐氏之家年二十有九 疾革之夕舉不孝與大人訣曰妾以產成疾今得授兒猶妾生也幸善撫之無爲繼室所虐妾死且不朽復撫不孝曰授而母逝

矣而知之乎冀早成立使予春秋有祀也時殘燈明滅  
扃戶闐然不孝睡夢中聞語自擲床下號泗不已比明  
見以帛覆慈之首不孝呼曰奚爲帛使吾母若何飲食  
乎痛哉猶未知爲終天之戚也且嗔家人言死曰聊睡  
熟耳歿之夕不孝大慟持不肯下有徐婦者欺不孝曰  
醫云如是晝夜母乃愈不孝信之每朝夕必環呼曰病  
愈乎思飲食乎欲坐立乎予且使匠氏啟而視焉及葬  
命不孝衰絰則以爲服而啟也命拜則以爲拜而啟也  
設奠則以爲奠而啟也出門則以爲至啟所也跪而隨

則以爲趨啟所也土將覆乃驚投幾絕嗚呼痛哉痛哉  
而母死耶而母死而猶未之知耶今知之矣今知而無  
及矣又奚貴有知耶無論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兼不能  
知先慈何仇於授而必生授以殺之歟痛哉痛哉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七歲隨大人塾於南宅黃氏始句

讀命名曰靈授大人曰授不孝覺舌端隨過無結轆態  
偶於枕上聞大人諷誦施會元名鳳采君子之仕也二  
句墨藝殊入耳會心若有所解及大人寢吾已成誦大  
人曰竊讀之歟對曰未也聊識之  
耳大人甚喜見客輒舉以矜詡

三月爲不孝聘婦於陳氏妻父娛賓諱大懋故大人

門下士也居震澤湖之官瀆大人攜不孝至其家面相

訂遂納聘時婦歲許以丙午十二月初六日生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八歲隨塾於下坊錢氏張編作劉氏

七月治毛詩

十一月痘 家人將禱錫譽神欲毀其像曰大人教兒

曰某之禱久矣再越月而痘始愈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九歲隨塾於毘陵劉氏張編作下坊劉氏

九月試筆作文 題目若夫豪傑之士二句不孝援筆

成篇有豪傑者使人待我豈我待人之句座客驚賞時大

人落鄉闈快不快見此文乃稍稍色動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十歲復隨大人塾於毘陵張編作下坊

不孝痘後成瘡且苦瘡益以枯槁大人以去歲鄉闈不捷每中夜撫懷而泣

錫請曰夫子何不豫之深也曰而大父母教育予者數十年予亦銳志攻苦今且就衰矣白髮在堂為喜有限而兩母復中道折予淹倒至此何以慰存歿後先之志心驚鐘漏百愴具來是以悲耳不孝亦泣然泣數行下

張編本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十一歲居夾山隨大人塾於三橋周

氏 大人聲價達於江都宦族以厚幣來聘大人力辭

杜府尊承式與大人稱文行之友曰得館穀以為甘旨

費不亦孝乎大人曰菽水者士人之恆古人不以是貶  
孝晨昏依戀爲歡實多終不欲以此易彼也太守遺以  
金復辭不受太守曰不其難哉不以貧沮不以利易我  
思古人此之謂矣是歲受周氏聘修脯僅成而已本張編  
三月授讀左史 大父嘗曰士子以經世爲務猶五采  
之堅瓠也授兒頗慧其課以左國書使知古今成敗得  
失之由至是日讀數册大人爲之口解指畫疊疊忘倦  
本張編  
三月十五日先君冲宇府君卒于毘陵陶舅氏之館

先禁烟節大人治裝將歸省晨呼不孝曰勝後纍纍如  
有所患至是成疽隨入郡就醫於舅陶氏越數日疽潰  
諸父問後事大人曰予不祿天降之凶先予二老長逝  
罪孽已極予死惟做託敗葦浮土不封使速朽以彰不  
孝之罪從容與不孝論讀書諄諄反覆有遺囑詳見行狀未竟  
忽嘔血而暈時三月一日子刻也旣一刻而復喟然曰  
天乎必不使某終養乎強起再拜痛咎之言不絕於口  
嗚呼是則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乎時伯舅志恒遠塾  
大人計往返以五日囑使者曰汝晝夜倍道余忍待之

比初五伯舅至大人已不能言張目指不孝開闔者久之曰善視我孤遂正衾歛體而卒享年五十大人博學強記於書無所不讀尤謹抑訥訥不出諸口處已嚴而切與人醕而有恩至睦友仁眾恤孤撫窮皇皇若不足然不敢專意必受命於王父母而後許人孝友蓋天植云是月合葬於虞山

岳山之南 本年 史續增參張編

四月寄讀於郡城丁師所

七月大父月川公卒 大人竭力甘旨終身不蓄私財遺錫一椽數畝而已旋遭大父之喪未久而大母王夫

人繼之營貸殆盡拮据以償先業蕩然

萬曆四十年壬子十二歲三月依於岳家陳氏 初大人

以兩配早世誓不復婚以供甘旨故置一妾治兩喪與有力焉至是不相安而嫁予徬徨無依陳公娛濱聞之

太息曰吾師乎僅此孤也乃載予歸延師錢德真教之岳

貧而好義延師誨予毅然以父兄之責自任予嚴憚之岳母許氏所以卵翼予者最詳而切雖失怙恃不至無依陳氏力也

木張編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十三歲依於陳氏正月附塾於里周

氏既為遣歸師邑庠生沈以初四月改附於里李氏之塾 當

隆冬無緼露肘向日披讀左國不覺移午掩卷起忽手足拘曲不可屈伸仆地而呼岳母許氏抱置敗絮中逾刻而復是歲三仲父卒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十四歲附塾於宜興蔣師邑庠生名中美家

窗友許某毒侮錫師不能禁

四月大母王氏卒合葬於虞山祖塋之昭 王母固世

毘陵膏梁族及來歸妯娌競尚奢侈王母每有盈昃之

憂獨恭儉勤慎予家內徽世嗣則王母與二母相後先

天不降鑒悲夫參張編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十五歲附塾深陽戈旗里周氏師周名君

陳後為名宦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十六歲復歸塾於婦家 仍延師錢

德真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十七歲五月附塾於伯舅既為遣歸

時岳家貧不能設塾念大人沒時語裏糧往伯舅塾

舅不見恤故還公依舅氏惡其縱酒不自檢每鍵之一室命讀書及啟已踰垣出坐鄰肆中

揮叱咤持頭顱盃浮滿一吸而盡擲盃呼座客曰若來

看我杯不大似若輩頭顱耶座客驚散舅益惡之然覈

所讀書不遺一字亦以是奇之本張編

十一月就武進試錄十二月府試黜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十八歲留塾於戴圻黃氏 完白咸

卿留予同事筆硯

十二月火災先人篋 予身之外惟先人遺經一篋及  
手錄數千篇皆平日諄諄誨示者予行止相隨每恃以  
為標準偶頓於郡中薛氏火發被災嗚呼何天之喪我  
如不我克不慙遺一物以慰我世守之思耶桑梓非故  
手澤亦復化為燼灰鮮民之生可勝浩嘆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十九歲訓蒙於婦家 飢寒剝膚乃

受四蒙童以餬口卒歲所獲四金而已夏則懸被為帳  
入則汗蒸出則蚊嗜達旦不寐冬則破襦作褲代絮以  
麻纍纍若綬之欲脫出肘裂足踏歌雪中或良月靜夜  
則欹坐古橋湖畔行遊達旦日以爲常聞者嗤笑其目  
為痴時同志者則有蔣冲之吳初侯史吾往周于廷諸  
人公少落魄嗜酒好大言知天下將亂慷慨思奮功名  
顧俛首挾册爲童子師非所好也大書壁曰素富貴  
行乎富貴受牛羊則牧羊嘗購一頭顧盃刻其頂  
日雪山煮酒夜談兵一玉印篆三不要癡男子字謂不  
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也嘗牽群少年列隊伍執器械  
已將之命魯釗爲偏將具有紀律既而投戈嘆曰丈夫  
當提三尺劍橫掃不平  
安能日作小兒戲耶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二十歲依於婦家

張編作依於舅氏

七月遊於無錫依四兄知白讀書歲饑米價湧貴婦

家十數口懸釜嗷嗷予卜遊得告擬抵蘇浙間備筆為

活苦無衣糧乃變姓名於里鎮中以拆字相人禍福忽

奇中旬日得二千餘錢以半貸衣存半為費過毘陵遇

臧子瑞徵甚權縱飲而盡乘醉步至五牧鎮飢疲值雨

日且暮探袖中餘兩錢耳有徐又思者館於其地予詭

姓名入告之徐意動為道其主薛君實留信宿予忽病

瘡薛患之資少費因遣予至無錫崇安寺至寺病不可

起削肌禿髮無復生理為寺徒所遂彷徨市中忽經族

兄若冲之門告之故兄信之留資醫藥又道於四兄知

白四兄字知白名大建擅文名喜結納一見許悉力推解慰勉曲至載

以歸又越數月病乃復又有念恒二兄同切依恤之誼

焉是役也窮途劇病跋涉風雨困苦之狀求為傭乞不

可得微四兄知白大兄若冲傾蓋於患難之際物色於

飢瘠之餘其不以先人之身行殆者幾希矣嗟乎固窮

未能動輒有悔可不戒歟

十月就無錫縣試錄邑侯劉五緯題賢哉回也十一月府試錄郡侯何應

瑞題曰十二月院試黜學使毛一鷺題

天啟元年辛酉二十一歲依於四兄知白家二月受業於

馬素修師 自此三歲知白兄更具脯餼送予就學於

馬師塾師諱世奇字君常時方為諸生負盛名設教西

溪見予院試落卷而賞之因執弟子之禮往師之多所

資益與澹寧居會課屢在首列講論閒甚相得也予一

生學問功業得力在此三年中馬師無錫人登崇禎辛

德嘗曰遇事宜存生機勿存殺機處世宜尋退步勿爭

進步甲申之變沐浴更衣捧敕印北向拜復南向拜母

同妾朱氏李氏闔室自經

死後諡文忠 本張編

三月婚於婦家

公依陳為俗子所忌語諸翁遂見棄後

鳥當知客戶有青山亦可人遂去翁見

而異之追至延以成婚 本家譜增入

人妻父又饗殮不繼合盃之夕謀一布衣被不可得聊

煑梧塗緼以充孔嘉之色婦亦泰然以居不少歎沮相

對敬勉有梁孟遺風

七月冠 予憤讀未有成冠齊民之服以自愧

本續增

獻策於何郡侯不納 時東事急詔募才智之士以備

邊予上書於郡侯何累萬餘言何奇之曰汝固非凡士

然今非用汝之時汝功名自遠奚屑與蹶張者並進乃

受策而不許入募且對何公曰廷弼非我且敗廷弼可

惜太守目以為狂卒不收詳見志傳 除夕無以卒歲

值一卜士亦以窘來自經公止之相與語忽怡然解卜

士揆公之運訝曰君豈久居林下哉遇將至矣予數當

厄遇貴人星可解蓋驗於君矣因止

宿越明年公果得泮 本家譜增入

天啟二年壬戌二十二歲依於陳氏五月補府學弟子員

學使毛府侯何縣尹劉以無錫藉進時府試復黜計無復之乃徒步至江

陰糾同志譁於學使之門為闖人所踣予怒毆闖者而

呼學使心動命何府尊於正考之外特加收考約非七

藝不錄試於江陰學宮與試者三千人與錄者三十六

人予幸得標即入院試得進者八人予幸居次皆送入

府學是役也予徒步三百里不寢食十五晝夜譁於院

門闖人之椎中背發腫偃曲月餘至不能咽噫憊矣一

衿困人至此極哉以識知遇之難乃爾

八月初六日仲父卒子女俱殤十二月徙居無錫四兄知白

之中橋莊 此地有湖山之勝成宏閒詩人施漸子羽

居之名武陵莊後歸蔡鴻山學士亦詩豪也知白為學士之壻故

至是至是知白招予家於此

天啟三年癸亥二十三歲居中橋莊四月府錄科黜 或

謂公曰急請於府尊可以復續公曰所貴於士者以其  
氣節也炫玉求沽君子所恥且得失者時也窮達者命  
也卽請而得錄後遇正自難期奈何喪其固有以徇其  
不必有乎堅窮善藏此其時也

本張編

五月致蔣定於獄不克訟初三仲父有女嫁里人蔣  
定無賴喪家挈妻逃江北旋棄之歸適遇於道憤甚訟  
於府繫諸獄越月定脫獄而逃捕之不獲後同伯兄越  
江徧訪無可蹤跡噫至戚飄零不知存歿念之嗚咽

天啟四年甲子二十四歲正月就塾於無錫五月長女

生

六月復徙歸於婦氏知白兄重予學行悉力解推忌  
者讒侮交作四兄欲與爲難予以疎不閒親諫四兄乃  
止惡狡計得乃揚言刃予予懼害告四兄求復歸於婦  
家兄不得已從之別時相泣失聲予同妻女坐一小舟  
忽大風拔木雨如泉注咫尺不得依岸幾覆者再三百  
里行數日忍飢暑月至疆凍失色人事天行交相虐復  
謗語四達誠無喙可辨此有生之一大厄也古云止謗  
莫如自修予素皎皎自好若此時小不忍幾何不爲溝

瀆之匹夫予忍包詬愧中夜憤勵幸能砥立恩撫正姪  
并姪女相依十載如已出以報四兄夙昔之德前此之  
謗不辦冰消由是觀之居惡徒穢其身力善未始無獲  
予與四兄之謂也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參張編

七月錄遺黜 八月遊中都逾月而還

天啟五年乙丑二十五歲正月設塾於南圻蔣氏 主人  
力耕樸樸稱長者予時方跌宕自喜多不相合後亦釋  
然因與宋子北翔魯子桐聲蔣子冲之交往來甚密人  
皆哂之

十月歲試五等黜青

天啟六年丙寅二十六歲自塾於婦家 自四年大水五  
年大旱斗米二百餘錢妻女啼飢身無完縷夜擁敗絮  
少輾側便纍纍脫卸露出肩肘倦極少寐則夢身落水  
中惕然驚覺內子針紡以佐食凍瘡裂甚十指如椎日  
得一炊便相慶幸予偶入內子私泣恐予之覺強懽笑  
予亦不忍詰也惟各怪面瘦而已作敝裘賦以紀事

二月長女殤

四月季試得標

縣尹駱天顏

縣尹偕學博馬禎岱共賞錫卷

府錄之雋與有力焉以隔年劣等拔冠一軍破格之知也

十月科試一等復附學使周邦基十二月十二日長子驥生

於外家

天啟七年丁卯二十七歲就心瞻叔祖山東觀城之聘心瞻

名應畿以序貢任山東觀城縣心瞻將至任謂予曰汝科舉已定盍從

我行予欣然許之正月發棹渡京口歷淮陽入宿邳河

抵濟寧州陸行由嘉祥朝城至縣凡千八百里以二月

入署六月歸始知新學使覆科試比兼程已不及矣

七月覆科試不與除科舉錄遺復黜公以之任不及

赴覆訴之學使詆詆不受公慙激不能為屈媚之語遂

拂衣出親知尤之公笑曰丈夫屈伸固自難期如終屈

也屈我者寧一學使如不終屈予亦何求乎學使本張編

崇禎元年二十八歲正月四仲父卒年六十一逾月葬

殷墅四仲父無子居於無錫病劇呼予予侍湯藥衣不

解帶數十日四仲父稍有貲產欲遺予辭曰姪雖貧猶

堪句讀自活五仲父老而孤伯兄懦而病幸授之姪分

毫不敢望也

就仲舅之塾 仲舅在瀉西二季質夫慎夫行束脩於予勉就之是歲與臧子瑞徵朝夕交密

崇禎二年己巳二十九歲仍就仲舅瀉西之塾

四月歲試三等 予以塾況爲歲之豐凶是歲耕而不獲復困甚以內子一首飾求質斗米於里家幸見許矣比明倩力往內子汲水熱釜以待予出入望候數十次力回則猶夫空囊也釜水沸不可已予笑曰此時且浴未暇爲炊聞者捧腹

崇禎三年庚午三十歲正月館於夫椒之張氏 張氏延

訓其二子渡湖而往及二子試不利遂輟席

三月作誓筆文 四月府試錄又四月科試三等七月

錄遺不與以乏學師例餽也

八月病瘧 予旣被遺無賴宋氏北翔復蹶童子試相將至浦君襄家放浪湖山爲樂每酒酣輿發輒裸禡狂叫或辨難蜂起或危坐促膝耳語喁喁不可解久之遂相抱大慟如是半月意盡言旋歸卽病瘧本張編

九月十二日次女生 病瘧踰月友宋北翔卒予不知也九月強起過郡哭之慟爲文徧告於親友以助其葬

時內子臨孕素以產厄為患而予滯郡中或勸予歸喟然曰生者猶可延死者不可復必也勉畢事而歸耳淹留月餘次女生於家

十二月作自壽文

文載本集

崇禎四年辛未三十一歲就沙灘吳氏之塾四月復歸於

前亭里 先時大父以家難故自前亭徙居夾山幾六

十年大父歿遺命歸里

日子孫如幸成立其歸守邱墓無忘漆沮諸仲父益貧折予復

躑躅武宜錫開靡有定處因舉族喪至前亭泣然離黍之感乃挈婦來歸數指之外一筭而已族叔會之假以

二椽族弟協之同居實左右焉協之名寅恭

五月迎五仲父母歸養 大人雁行六二仲父早夭三

仲父遺一子二妹四仲父無子予太息曰家世不造諸

父凋零存沒之責皆予責也且予每以二人早逝不獲

一日菽水為終身憾今仲父母猶父母也孝養在志奚

有閒乎遂迎之

七月過郡哭臧子瑞徵 臧子與予總角交情最婉篤

為之心喪若喪弟而無服

八月作兩世行畧 行畧成先求狀於叔祖心瞻越月

心瞻以狀來歸



九月長子驥就外傳

十月始編年史 十二月著禮經澤書成一本在壬申二月

崇禎五年壬申三十二歲仍塾於吳氏二月五仲父卒

諸父中五仲父尤誠篤大人歿後予依於其家猶子之

愛恍如一體暮年窘於飢寒不克朝夕使稍延數載睹

予身列賢書得以從容晚景似亦非大難得之事乃天

不祿善阨以終身痛哉頻年飢窘至是筆耕所獲頗儲

父疾革不起醫藥殯殮之費踰於所是年大兄若冲卒

十一月院試二等甫學使甘試之日與靖江童生並號

士有同情弗吝也日未逾午予真草二藝已畢童密於予日大兄能以餘及我俸進報賜兼金先以薛餽為壽復初惑之既幡然日造物之巧有限予今者志在功名復思射利不祥且予三十載食貧每一介自砥豈可為駿昧所惑以犯陰陽之忌志毀不可復完峻拒之乃止復拈經義畢日晡而出予密其事後倖鄉薦親供時學使謂予日汝書義猶人經義甚好足覘夙養因憶曩時或為小利所惑未必能完經義乎一時得失相去天淵思科舉尚在去取閒能必能賢書乎一念見義則神清神則之惕息向不過一念見義耳一念見義則神清神清則氣足一誠之感鬼神格思經義得進若有神助非鬼神即心神也勿謂寸晷之下無三尺也噫士君子見小利而忘遠圖一時失足垂翅終身者何可勝道由是推之宴安可懷也酖毒亦可畏也千秋久大貴有達觀不在目前之窮達朝夕之生死有志之士其可忽諸

十二月赴周紉為建寧之聘紉為名昌儒崇禎戊辰進士時官建寧府知府

崇禎六年癸酉三十三歲聞知白四兄之喪 兄為人誠

懇耿介家稍温後以艱子鬱鬱不事家產遂中落至丙

寅年始得雄及壬申九月兄卒至是始知悲慟數日

四兄相遇於窮途周旋於夙昔不異同胞雖為讒口所傷兩心共白無有聞言比歲一晤輒唏噓勉勵聞予顛

倒矢志惻惻不啻身受誠予一身鮑子族制有袒服為之心喪數月

六月自建寧歸 七月讀書於漏西之塾 本張編

八月鄉試 八月初吉負笈至南都旅於方覲虞家試

事甫畢資斧已盡與蔣沖之徒步歸復積勞發病喘息

委頓至溧水囊垂乏食以推子平與沙漲楊友傾蓋得

一飽兼載後車乃達瀨上 本張編 二場論題聖心如日明水清忽誤日為月自必貼無望謄錄不知何人為予改而錄并改及墨卷遂不遭勘或祖宗之降隲也及入謁師賞予二三場清越特置冠房

九月鄉試中式十六名 大主考丁進副主考蔣德璟房考官徐養心同榜王行儉薛靖

蔣思宸蕭光緒呂宮董復吳景宜夏葵蔣舒 謁房師徐公 松濤於姑孰 本續增

十月徙從兄伯緘歸前亭里 諸父中三仲父母最貧

兄伯緘又多病不能耕作飢困益甚孑居殷墅乃徙之

歸為僦屋以居稅畝而食焉 本續增 十一月葬知白四兄嫂於無錫十二月會試北行 時

四嫂復卒正侄甫九齡一庶母一生母孤嫠無識予義不忍辭責為遲公車數日護路氏嫂喪合葬無錫之北

山本續增

崇禎七年甲戌三十四歲三月會試下第而歸 五月赴

路修期金華府之聘修期名進崇禎戊辰進士 九月旋里三女生

十月以族兄知白子天正歸塾 時天正孤癯不能讀

乃并其二庶母一妹皆載以歸與子驥及宋北翔子魁

延師王元履教之宋北翔沒托孤於王含仲依之數載含仲子女繁不能分給予載之歸塾

後予丁丑會試寄書寅恭弟內云驥囑令讀書養脾胃天正囑令早起夜眠勿驕惰魁郎囑令好學識時務三

徒要三樣教法孫驥純而弱天正薄而儇魁郎鈍而苦弱者鼓之儇者束之鈍者通之因人施教最難最難須細細與元履兄言即以

崇禎八年乙亥三十五歲赴房師太平府推官徐松濤之

聘 四月詩經澤書成 五月歸里 七月次兒生

八月為長子驥納聘於徐氏親翁士望故雲瞻公次子也 受三女楊

氏之聘西岸楊氏子家世戚也

崇禎九年丙子三十六歲二月入南都學 祖制孝廉下

第即入監讀書試最績方咨送禮部試曠學有罰國初

胄子之教意有加也今日遂為濁流所居至於孝廉坐

監尤極簡脫不過謁見領文書而已予於初月循例一

往時大司成張印岩名四知本續增

三月岳父陳公娛濱卒本續增

復赴金華路公修期復延予閱錄科試卷七月事畢

歸贈遺之外又貸百金為公車費初癸酉年於錫邑買

隨素狡悍不法予督之嚴在署行竊事旋敗露懼予鞭

之復覘囊潤乃買毒謀間時有徽友汪千仲之僕汪學

汪禮濮典史之僕某及予五六人同一舟隨行竊汪覺

其事恨之七月六日自蘭溪順流至嚴日且暮具晚供

一樽一殼方舉一厄嚼一嚙覺刺刺喉聞予日出三日

矣旋命徹隨兩似有侑飽語遂引滿厄向汪學復以

半與濮使汪禮以病卧不與晚涼初爽露坐舟中汪酒

深即嘔濮使繼之予乃悟隨之置毒也已而予竟昏憤

不能語念惟得痛嘔可以少甦伏見舟縫中有生豈勺

而嚼之豈腥入胃氣以逆行吐甚吐之復瀉一刻數十

過婉轉几枕汗下如雨幾絕者再予半陽翹氣稍復乃

呼舟師曰中毒為吾繫此奴隨嘔強予搜其囊中向得

餘藥大抵老砒而加烈者致孔隨於獄數月疲死是時

予以孤裝被毒行千里外四顧無依昏憤中惟見江鯨

山鬼自分與死為鄰惟冥心靜氣俟其自然而已祖宗

有靈天心降佑使予未死之身猶得俯仰於此再生之

軀敢不自勵以期無負乎予以為不必生而得生不足

幸惟不為無用之死而待為有用之死為足幸也噫不

其難是年長子痘吉次子痘殤二女痘俱吉

九月會試北行與王子幽同一小舟由小路達京師

時寇警方熾羽檄縱橫調發之兵絡繹不絕及淮聞漕

艘為阻且萑苻充斥同行之舟悉廻帆矣余行色益壯

前至宿遷附蒼嶼大舟而行安瀾無恙以十一月盡入都寓因明寺中與王子寒篝相課有臨場數十藝舟中有竊史二編明年之倖數月之功也是年寇至遵化月

餘而退

王子幽詩集作幽亭

史綱成於舟中 纂洪武至天啟十四朝事蹟以綱目

書法書之具綱而未及目故曰史綱其二卷成

其於太祖凡四

紀元謂始生元年起兵元年吳元年洪武元年也 參張編

崇禎十年丁丑三十七歲二月會試中狀元劉同升榜進

士一百第八名

主考張憲松至發孔玉璜真運房師陳本生美發

臨場數日病

甚至初八日已不交睫三晝夜暈於堦垣幾不得入闈操觚構義氣如懸絲殊不滿志幸而得售良可愧也

三月殿試二甲第四十八名四月十五日入大理寺觀

政 例觀政者不過到任書卯聊以故事視之繼則寂

寂無一至者予無日不往焉班役哂之曰欽爺 例新

進士殿試唱臚謝恩必至闈家資憇息具茶飯初闈不

過弋取小利近來勢焰日甚闈因事結納躁進之士且

有以居停得援者予公車之日禱於木主曰兒此行幸

成名立朝誓不識一闈至是執不往闈初而怪再而詬

三而毆及班役失冠余踴躍急行弗顧也

與寅恭弟書我今在都中

一文無措只耐定儉樸二字豈不欲如他人鮮衣怒馬哉恐一念放閑後致大壞極弊耳得毓祥大哥書知次兒又殤不勝惋歎祖宗一脈垂如懸髮宜修德立誠盡人道以迓天福無聽旁人游妄之說可與汝嫂說凡事寬厚儉樸待兩婦須加意字魁郎天正當如己子做好人自有稱述不在吃著受用也大抵貪污狼藉之事俱在不儉好奢而起觀政例輪日接本候於內朝晨賞而往夜分受旨而退班役為公憂之公曰無庸是日負胡床裹餼糧子據垣壁間班役皆匿不敢侍闈貴至公輒瞑目假寐危坐終日抑揄諍詈之態旁觀不堪公怡然自若

後條本續增

五月假歸六月旋里 觀政三月畢選期後者例得乞

假歸省

七月以故友毛怡如子成臧瑞徵子履科歸塾 為延

師方賡韶

九月廬於虞山 予痛念幼而哀孤長而飄泊生無以養死無以葬歲時不能以祭鮮民之疚抱以終天策名歸省宛轉邱墓間惻從中來遂不能去計予假至選期有期年之便乃結廬墓側苦塊衰粥朝夕展拜以當定省爰出辛未之笥復加思繹纂而梓之暇則習射服勤風雨則讀書稽古以九月朔至墓明年六月晦日辭墓為期二百七十日當喪制三之一非敢日行古之道抑

必至之情耳

參張編

立主 家世替衰先人早逝諸父貧折予與伯兄耕讀久不逢年蒸嘗之義缺焉不講乃於墓左迫立木主自曾祖考妣以下几十有二主龕而祀之作告主文

文載本集

本張編參續增

築塋 虞山之墓自右至左共二百五十畝四世祖妣鄒母為主穴先考妣塋在祖坟北大人葬先慈棺而不柳葬大人因之土封而已王考妣塋形家每為予言不吉至是越歲已遠不忍更遷乃築土培之規制初立將

有待也嗟乎祖宗一坏土守之實難願我子孫時厯

牆之感

本張編

十二月立碑 三越月狀畧成乃求銘於刑侍雲岑嚴

公理卿二無張公皆載筆來歸

嚴公諱一鵬王父世交德爵為邦國所崇重壽

近百歲詔賜存問贈尚書無錫人張公諱璋副使蔣公

介節卓譽一代名流所宗諡清惠武進人

如奇書丹立於墓左

本續增參張編

為從兄伯緘娶妻 伯兄貧不能娶予為之聘於前滄張氏至是于歸越歲生子諸父六雁行為之後者惟予與伯兄伯兄甫生子及驥兒亦止兩人伶仃之患每為

太息伯兄復多病予且戎馬從行益悠悠我懷已

除夕作詩

詩載本集

崇禎十一年戊寅三十八歲元旦廬次作詩

載集中

詠公廬墓者百餘人孝廉張堯政詩曰夢我讀罷思悽然一往情深慟莫旋隴上黃雲頻入夢塚邊青草暗連天朱書已述新綸緯赤芾猶憐舊几筵千載閔曾曾足慕何如維則永銘鐫

四月作桐華篇 壟有枯桐枝開蛛網成孝字桐載華

作詩以紀之

詩載本集

六月壬辰朔作文告主

文載本集

辛酉辭墓

有詩載集中續增編云廬墓時廬次哀吟三十首止錄除夕元旦二詩以志歲枯桐華詩以志異辭墓詩以見終今並載詩集中茲不贅

黃石齋先生書致禮問 公廬墓後黃石齋先生作禮

問遺之

禮或問於史周日堵子之追服居廬禮歟曰是猶可以期禫相起記曰舞斯慍慍斯戚斯嘆斯擗

擗斯踊矣堵子之登第堵子之舞也堵子之舞也堵子之舞也堵子之舞也

堵子之所謂禮其猶錦歟錦生於帛帛生於絲絲生於繭繭生於桑桑生於野野生於野野生於野野生於野

有之乎曰何必其有之也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例之有日然則諸先生所稱劉瑜法宗王文殊梁文貞沈思

整皆幼罹災閔長始追服則法宗王文殊梁文貞沈思人則固多有之矣或起於亂離哀鉅創深或漸於風教

矯俗遊志范叔矩將客種收解責之後乃自追喪服袁本初自持母喪除之徐復廬父墓二人者亦傑也

至楊引追制於襄垣徐肅負土於汲郡皆起自單門霜風易悲王臻兄弟以名孝廉起家東海因配綠梓

號桑皆名著於堂皇事表於閭巷或持此終身或相起於五六年之內必若蔣公所云甫稱釋褐旋服結茨以



彼初喪襄茲新達則未有如堵子之熒熒者也或曰堵  
子既感屬續之言克承厥志進於祿養則立行顯揚列  
鼎前後足以為禮何必啜蔬苦塊復修鞠凶之儀乎史  
周曰嗚呼以列鼎揚旃為足以榮其親此道所以絕於  
世也古孝子之為哀也始於為彈為彈不足而後為桐  
為桐不足而後服取麻衣而裂之披之蓬蓬然若將委  
於藁草之中蓬蒿之下如曰父母之意以畫以繡則是  
苴劑之乖崖不如錦稻之為志事也或曰堵子感於世  
俗釋褐之後車過里門長者走匿降者持皂刺候門不  
見尖頭鶴呼如迎皇尸以是史周曰何為之至如苦塊自  
將以愧夫世之鮮肉決癰疽者史周曰何為之至如苦塊自  
經者志不在於梁肉決癰疽者史周曰何為之至如苦塊自  
登第而歸循其階瞰其房見其詩書筐篋無一而非祖  
考若妣者又無一可遇其祖考若妣奄忽一二十載則  
猶之朝暮也其茶蓼劬勞一知而謂鄉里之內怒馬  
起方是時有雷霆鐘鼓堵子不知而謂鄉里之內怒馬  
鮮車者堵子容知之乎堵子所謂不以愧人而以愧己  
也或曰堵子既感乃考屬續之言以忠以孝思志思事

無取涕泣以為佩服則曾閔而下樂正子春而上旦暮  
遇之何取與王臻楊引之徒一節自靖者經然爭名史  
周曰夫是何名之有以季札子產之孝而不出處結束多不可  
祥劉殷行通於神明聲振於竹帛而出處結束多不可  
觀士若無至性又委靡墜於流俗范宣沈麟士刈手見  
血悽悼不自勝方其血下淚出之時亦豈為名乎江漢  
之波出於囊口及其涯流而後方舟道德忠孝洽於懷  
抱猶乳之洽酒也昔子游觀於衛見孺子踊者告子夏  
曰吾始以踊為可以已也或曰然則仲尼不為之何也  
五父之殯既合於防猶是少孤也墓兩泣然則不更築  
身為攝相亦不加戚焉何也曰是聖人也其手之所倚  
足之所履無少與長皆至矣予與堵子則猶五十而襄  
孺子之事者堵子曰然則堵子之為而即是以著於天下  
不亦可乎曰堵子何著之有月出而有輝霜明而有光  
月掩涕與襄垣汲郡諸賢者沒身焉已矣堵子既冠帶  
以文章道德仁義振刷天下情至者創義至者起特立  
獨行不悶不懼以孩赤救諸耄耆者亦何遽不可乎曰然

則夫子之不為之何也曰周也則所謂樸樾之人也何足以及語禮周之喪父也已冠喪母也已仕矣離羣索居而鳴窈然而呼不知時日若鳥獸之決驟識邱壑焉爾彼昔之不知則可以已矣而猶且不已若斷靡之續綆也夫周也則何足以語禮也先生諱道周字石齋漳浦人公丁丑對房師後丙戌以閣部督師由江右出徽州死於難本續增

法懲世僕蔣四 初冲宇公訟世僕蔣四於縣止斷二瞻免其服役後益驚二子涓洵及堂弟達父子皆愚妄堂構巾服偃然素封予歸前亭後望予崖宇巖峻稍知顧忌比聞予登第歸涓方食愕失箸謀所以抵之適其家有被出之女欲嫁者以少艾奩飾惑予族叔啟明者

而婚焉乃揚言於里堵與予家世媾茲復新媾泮冰在邇也予在廬次聞之於倉卒但啟明不可得乃出詞訟涓洵而不及達以達之父誠故分授別房也涓洵相繼服罪予釋之念蔣女已結縭從其母之請降為啟明側室名已正事已解矣達不自安亦來叩首於墓所以予率之徧拜諸坐諭善事幼主遜謝以去為史姓所構遽粘黃榜予予不得已復鳴之兵使達父子拒捕而跳投於靈侯府中予乃粘示於壁明大義語至情以招之達感悟泥首歸罪二子來謝請斃構者以贖予曰爾輸誠

悔禍吾與爾主僕如初無生枝節也以薄罰示懲結案

本續增

七月赴都謁選 東兵窺關齊魯告急兵賊縱橫不能

進退遂寓於淮越月至濟寧遇兵變倉皇而返 本張編

十月至費縣聞邊警以詩哭大司馬九台盧公 東省

陷公過費聞報結壇於野為位而哭失聲作三詩以紀

之 盧公名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天啟壬戌進士

以尚書總督宣大其臨陣以麾幢自隨傍觀他騎距

躍輒上奪其刃便以殺賊又好將輕騎棄大營趨利瀕

死者屢矣然輒免往往取勝至是十二月與東師遇於

賈家莊大戰二日殲盡矢窮猶震呼手擊殺數百人

身被重傷歿於軍公詩有誓飛鐵騎將軍血肯受金牌

廷尉章之句 本  
張編及續增

崇禎十二年己卯三十九歲三月達京師 北兵退土寇

復熾聞關三月乃得達 時有壯士余師貞偕行左右之力居多

四月除授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 國家多故凡

受銜者例得改北友勸余更計予曰臣子南北惟君所

命予名次居南即南耳擇之而北非所以盟心也乃受

茲職

五月上疏乞恩典 奉聖旨不准 三月以上聖母徽號加恩京職予以道梗

後期不得贈考妣悔甚貶服自罰乃

糾同選葉士彥等請之竟不可得

七月蒞政南都 南戶既係閒曹主政無差猶屬散職

隨班書卯之外飲酒賦詩而已 署後有燕居軒閩二兌

謝公題云環堵清齋閒

度日當窗古柏欲參天予驟然曰何巧合也先賢留句

待我矣然署日雖閒豈宜虛度因改為環堵蕭齋宜靜

日作二詠紀之小加理葺移几榻於中自公之餘展編

獨坐戶屢闐然鳥噪鼠竊始而相猜既而相習晴雨晦

明皆別有遠致也徘徊月餘遍於外差遂成空谷迄於

簿書冗沓心瘁日促時一迴憶之迴然道俗之辨已

本張編

九月蒞水兌二差分司 部有倉有兌倉儲米以待乏

兌則收外解之至計數給軍司官董之習偷弊滋奸胥

營窟甚至解戶公行賄遺名曰茶果官享其一吏享其

十解戶既病米益糠粃且斗斛低昂操縱在手軍解俱

病盡為中飽余初至任胥以例進余笑受之明晨大集

軍解於前出例而執胥置於法胥頓首流血觀者如堵

軍解哀泣求釋而後已乃革之陋規庶乎其少洗焉 給軍

籌入場望期盼盼苦於月挈囊嗷嗷苦於日余旦捧部

文夕而給示霜月在屋叱車而驅軍譁於途日入場看

見曉星天有箇官兒不要眠蓋小人

之情朝與回焉則喜也 本張編

十月初三兼蒞江北浦差分司 江北浦口城留都外

藩也祖制立三倉於此收滁和之屯以給衛歲設司官

董之時比歲凶饑且有流患每視為畏途員缺不即補

水西門設稅差分司舊稱腴逸語次應屬李主政可植  
李寡營不能得爲司廳袁應兆所攘公不平與李諍於  
堂曰官有常職不相侵也豈十三司之濟濟無足堂臺  
之指使至借之於部廳乎當事銜之然理直不能奪也  
卒改委因坐李浦差李悔曰予果以直道黜也公與李  
有淵源誼且倡前諍內自不安復言於堂曰莫非王事  
安在稅樂而浦苦今者之役其願代往乃兼攝浦差渡  
江蒞任一以兌治治之榜於署曰盡革陋規如法篩晒  
月餘外解額集安而不擾浦有小稅察及雞豚公愧之

以係解公部費非得輒罷減爲額監旬日姑及額而止

本續增 外解一苦於需索再苦於稽候公榜於場外  
解以圓潔至者卽與發兌免其篩晒解戶之信始驗擇  
其稍圓潔者免之再驗擇其尤次者免之至三而盡圓  
潔篩撮攙和之術至是無施解戶朝至而夕畢事莫不  
便稱

十二月辭兌差離南都 浦倉正差至交代還郡部堂

仇公維禎初制頗釐正舊制公得代還未幾以北新鈔  
關屬予予力辭仇公曰資例有定辭者之矯適成爭者  
之紛羶潔在心耳寧貪泉之妨夷飲乎公乃受劄以二  
十四日辭兌差離南都

崇禎十三年庚辰四十歲蒞北新鈔關分司 內使崔璘  
 在浙督察鹽漕糧餉諸役關使謁之例用銜帖子初用  
 侍生璘不肯受曰須改官銜予曰是奚難但慮過倨不  
 堪耳援筆簡額作欽差戶部督理北新鈔關分司十八  
 字璘嫌字太高不受予曰欽差二字可書下乎官有內  
 外敕無尊卑予不敢辱君命也璘無如何相見而不受  
 帖每交際則以兩帖隨璘終不受予終不易璘來騶從  
 直至堂署予往如之璘為氣阻

二月申明課則

先啟禎間以三殿陵工故計都用不足乃移各關蠲租三奉文共每兩加解一

錢六分謂之加一六加之官羨而不及商稅歲沿為例  
 不得復減前使仰屋無策乃陰派於商正稅之外另為  
 一條商已久視為成課而官胥亦不無分染崔監探知  
 其隱遂與大獄以與為難公至任獄甫解其餘欲向未  
 熄也公謂司權在乎寬商寬商在乎去蠹去蠹在乎潔  
 已甫七日即察原額加額條例孰為加官孰為加商悉  
 捐一六不入商課又慮有妨前任不欲明言釐正止用  
 申明字義以隱其事具文達部勒石署前及各關務歲  
 額十四萬約減課二萬二千有奇乃焚香祝天跪於堂  
 下曰如是則官病不如是則商病官止一病商且願  
 千萬人病官止一年病商且千萬年倘課各關皆忘之  
 鼎鑊以甦商困皇天鑒之令出遠近播傳各關皆忘之  
 革長單閩廣雜貨入會市販者例到關報稅牙僧藉口  
 柴炭魚果四單後緣而增盛緝紳權要乘使者離任易  
 於市恩逐件微估多至百餘單登壟罔利十一分關使  
 之權矣於是私加橫派商賈嘯莫可如何官困而商  
 與之俱困公痛懲積習盡拘原單而革之令於眾曰有

言單者罪之一時愕然惟柴炭重載準與給單魚果焚  
 單免稅具文達部勒石關務單僧之黠者為奚太沖關  
 役之奸者為王禮公設法撤巡役及民因為包漏散法  
 擒之二蠹既去諸奸惕息或以撤役漏商為言公晒  
 奸弊益長公令盡撤之或以撤役漏商為言公晒  
 日若輩豈盡予親愛子弟而欲倚任之耶不聽  
 稅罰則奸商之漏者祖制極嚴後惟以意行為厲不測  
 倍之惟滿兩大起申量漏多寡準稅起罰分止一倍錢三  
 部盡法勒石關務定小稅免例以下者率苦稅少而  
 費繁下令免之勒石關前  
 以上四條本續增參張編  
 三月設七務稅櫃報務官與市僧稅比銀不時上納五日  
 設循環櫃於各務會官商牙三而致掛益多額益缺爰  
 日折封不如法申坐主者七務始有起色定布價免例  
 布價舊有乞恩例每以上作中奸胥得  
 高下其手予定例免其加一賈便之  
 卻督察茶鹽內

監崔璘索茶餉

初浙茶餉三千金中官督之後撤歸於  
 關崔監至索廢甚興大獄前使不得已

借是以饜之至是崔復授意於運使張某微語動公且  
 日茶鹽俱若職也公曰設應屬彼彼以文來此以批往  
 爾張曰彼欲之斯與之爾奚文為予笑曰翰國課以行  
 媚非君子所以愛人也張拂衣起諾曰白簡且及爾尚  
 迂語眾為予危之予曰設堵某以忤瑞失官不較榮於  
 司權乎崔未幾撤回予得免以上三條並本續增於  
 五月設捕防廳關設外郭伏莽可慮乃捐資募壯丁數  
 訓閱適客將余師貞至使統之為具文南北兵部及浙  
 撫按立捕防中軍廳巡守關外時飢盜充斥一境帖然  
 公更以其暇率子弟輩習射講七月奉旨回話初屈靜  
 武於圃中本續增及張編七月奉旨回話原由關  
 使改授南省因陳關弊其一曰長單勿革而旋復也意  
 謂革之難冀奉溫旨以垂久遠票旨者誤認勿為忽  
 奉旨長單已革如何旋復著該關免米商舡料連月米  
 主事堵允錫回將話來本續增

價湧貴南航不至予免航料以招之旬日軸艫漸集馬  
素修先生聞之寓書曰聞杭關政聲遠播欲超間翁先  
生上至來艘盡蠲稅額杭城萬井人倚更生此尤轉移  
造化五色補天手也吾門有人吾邑有人天下有人矣  
以錫山間適葉公嘗權蕪關有惠政故以相況也又書  
日讀權記知所在為景星為霖雨王端毅劉忠宣諸公  
之業今屬之門下矣其為時賢所推服如此本張編  
及續增○一時縉紳諸賢頌德政者凡六十五篇南贛  
巡撫洪瞻祖詩曰聲華早已噪明時特簡舒籌佐度支  
物力堪嗟空梓民脂端不計刀錐足誇劉晏饒經畫  
更媿韓公善賑飢全活陰功緩遠德  
千秋頌祝口為碑 本家譜增入

八月姪孫正補錫邑弟子員 改天正名孫正孫依世

系正從父命也字寅叔時年十五隨任杭關得報急趨

江陰則前一日已覆試矣方新生謁見學使張慰堂公

以後進於禮樂題試之文立就學使動容稱賞命具衣

冠行禮孫正與同人接見恂恂文弱顧獨伉壯負膽畧

善騎射錫有立關僧拳棒罕敵客有請觀其技者孫正

以寸木點其母指間立破之遂以藝勇聞與同里張夏

最友善以古義相勗一見即訂終身之交夏嘗敘

公年譜而梓之故其書獨傳 本續增及張編

九月拜回話疏併陳權關四弊倉場六弊 權關四弊

一革稅廳二重權務三立軍防四禁饋遺倉場六弊一

除保歇二撤箭夫三省號件四裁司差五禁需索六革

陋規於秋季附解資奏全疏載權政記畧

有靈鵲來集 時有鵲晨夕集於廨上白羽朱喙朱足



羣鵲數百繼之飛則白先羣隨棲則白中羣繞人以為廉惠所感忽兩日白鵲不至予深自修省焚香祝曰予司權有過鵲不來否則鵲當重至次日白鵲果復來及予解任始去蘭溪門人李丹禹海陵唐志尹繪靈鵲

圖以為予壽祝云

本續增

十一月季試 捐俸帑以課士拔其尤者結同社朔望為會得張玲翁達遠鄔象鼎呂律等三十人

本續增

十二月賑飢於接待寺 是歲杭大飢捐捧為倡募紳士及殷實者樂輸助賑初煮粥僧寺中來領者益眾不

能徧給易以米人半升自臘月朔起迄三月晦止給過

米二千餘石得給者十萬人託程磐松秦心卿等主其

事有賑飢錄具載始末

予復念天行薦凶飽食可愧乃為減餐屏音樂止宴會茹蔬食

粥誠妻子行之時關民謠云湖州墅上三般寶清官妙藥靈神茗蓋武陵門外至關前十里名湖州墅謂予清官及姚醫藥某廟靈笞一時三寶也

本續增及張編

奉旨撤稅廳 予疏權關四弊部覆行三惟務官不充

部選倉場六弊部覆行四皆勒石通行

稅廳者關務設稅監廳一員兩

院僉委兩月而代無所事事惟日耗關使之廩賞剝商民之箇頭錢而已凡稅滿六錢為一箇積而加之少為半箇箇例五分甲役雜貨倍之謂之箇頭錢加以作奸生事歲耗商無筭至是以予疏撤除弊之大者附錄

武陵卓工部爾康關政碑記畧云公一切興作為久長  
 計小者碑勒大者疏聞使人薰心著目不得憊忘前任  
 後任無不瞿顧其精神盤礴晝夜周通直以一時之利  
 為千百世之利一時之政為千百世之政而儼然欲以  
 經年不入官府未識公面縱筆記此以告同人知天下  
 用世豪賢之自有  
 真也本續增  
 一時商旅歌謠羣頌德政其福星謠曰福星歌來蘇關  
 河表裡盡歡呼邇年課額加軍需四方多事便道途行  
 旅蕭疎闕歡通幸遇關主神明德政孚寬征勞來不鎔  
 銖權稅餘羨弗沾濡皎如皓魄映水壺三尺霜凝積蠹  
 驅公署風清懸血枯首革長單影射無悉貸小票鮮向  
 隅昔也裹足今驚趨梯輪航貢賦始敷凡有痛抑閔無  
 幸曲加拯救與匡扶偶有犯科矜其愚並免倍罰僅鞭  
 蒲似此仁君孰與俱誦聲噴噴徧兩都思借久任明例  
 拘共圖尸祝供西湖萬禩千秋稟良模去思來暮擁征  
 車輿情脈脈莫能舒會以太史為操觚救荒頌曰八

九十歲白頭翁未經見此年歲凶斗米千錢那得春妻  
 孀轉鬻腹難充市上醉人真是瑞滿中舜疇孰為恫幸  
 遇彼蒼錫我公救荒奇策抒闔衷招徠緡征米艘通幸  
 得如珠價稍鬆懸絲續命洵難逢廉俸分為寒士糴不  
 錢博濟先四窮銷弭嘯聚黃池躡撫息哀吟滿澤鴻不  
 數發倉汲長孺不數張糜富鄭公未能報功同結草聊  
 且頌德效鳴蟲孤鼠吟曰城有狐兮社有鼠商旅見  
 兮橫如虎罔公擇食莫敢攫吮人膏血詎勝數商旅見  
 之關主三尺都祛去猗歟休哉百代功德在此舉行者  
 忌其勞居者忘其苦盡說神君釐奸威力屹如許加額  
 向天抹且舞歸問婦兒酤薄醕小艇飲狂歌白紵新欵  
 乃行日欸兮乃兮奈我何本家譜增人映沈痾吞舟不許  
 滿網過鯨鯢潛踪懼龍鼉澄然秋月映  
 江河欸兮乃兮奈我何本家譜增人映

崇禎十四年辛巳四十一歲二月交代解任  
 新歲商忽

裏足權可張羅計四十有八日額虧三千有奇侵沒掛

欠又及千餘予營貸以償之與陳主政治紀交代商人感公

之德釀金立碑以永去思

三月部假歸里 司權及稅約省商四萬餘金比歸行

李蕭然戚里失望予慰之曰某三十年老句讀也設一

旦歸而黃白滿筭頓改當年不祥吾自足吾分耳非矯

也有權政紀十卷 嘗揭一聯於座壁曰不忘溝壑終

吾志未滅匈奴莫問家又長聯云幼為孤子長為寒

儒此是本來實際即今覺已富已榮壯為廉吏老為山

農此是向後虛期真可使復貧復賤 本家譜增入

奉旨罰俸 回話疏上票旨者曲護前非不加細勘奉

聖旨堵允錫既稱一百多單如何止革九十八單明係

澳忍該部議處部覆罰俸六個月

四月書上挹齋周相國 相國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

崇禎二年晉東閣大學士罷歸至是得再召謁者無虛

日予獨不往相國雅重予屢使人要之及見余無一語

相國徐謂曰仲緘亦有所囑乎予曰某今亦何求但求

一至危至險之地以報効朝廷可以畢命朝夕者予願

足矣相國默然予退乃上書規切之書具文集挹齋心

用以至於敗

家譜成

堵氏先有心瞻我如二譜皆未竟之落成虞山

祠墓

西分拙誠公之配鄒母而降墓多在虞山初置祠田

割膳

田二百五十畝入長發祠五十五畝入虞山祠輪

糧之外

備春秋祭燕養老瞻貧孤恤寡酌租盈縮以

常為

五月初吉迎主於長發祠祠未及建以心瞻公所

築拙誠

公祠常之一世二世祖考妣三世宗祖考妣

凡十主

為正祀外拙誠公惟學公樂耕公考妣東山公

味閒公

圖南公心瞻公孝節許母徐母予考妣山祠拙誠

十二主

為特祀越二日初三迎西分主於虞山祠拙誠

公樂耕

公東山公考妣凡八主為正祀外覺菴公月川

公心瞻

公孝節徐母許母予考冲字公二妣胡母陶母

凡十主

為特祀大合族鼓樂迎之分日設祭子姪以序

拜謁

遂行燕勝衣冠者計一百三十人成禮而還

條並本

續增

六月陞南京戶部山東司郎中 同部管餉司缺時四

方多事外解不至軍餉日匱戶部尙書張公慎言特疏

薦予餉司意欲久任未至而有長沙之命張甚惜之

七月兼攝總巡廳 廳總理一部之務為部股肱司總

核一部之餉為部心腹皆張公所特委也

八月陞湖廣長沙府知府 辭部過里九月啟行予復至權

關料理未解兩月餘始委解入都

十月蒞長沙府任 司李蔡道憲攝府篆於是月二十

九日交代

十一月榜示誓不為承差轉牌下縣 舊例上臺文移  
 止行於府府行於縣後檄使紛沓府無以應即與原文  
 令下縣催提謂之轉牌府卸擔而移諸縣予撫然曰太  
 守一方師帥已之不欲而謂以加諸彼乎榜於門曰誓  
 不為承差轉牌下縣各承差意沮由是讒言交作時漕  
餉孔  
急勅使絡織漕驛巡守四道捧檄之使雷驟雨馳每  
一出堂諸差舍羅列階下公執禮御之不假辭色  
 十二月迎赦詔於府 朝廷以流氛肆禍省躬罪已特  
 頒赦詔予拜詔畢念湘土逋賦特重沾惠獨隆皇仁即  
 天心也賦天心十六章以頌之具文集  
今佚

崇禎十五年壬午四十二歲正月為餉科所劾 予蒞任  
 未數日餉科黃雲師過府官差課於堂未有以應予前  
 謁晉接甫定黃即厲聲曰貴府逋多無逃白簡予以奉  
 事未久對黃又曰如某某以未任被謫何言誓也踞而  
 左顧予曰足下必以簡書從事當今主憂臣辱斧鉞允  
 宜某無所辭罪遽長揖出既而提經承亦不與及是果  
 為所劾劾語云長沙府知府堵允錫倨傲鮮恥事催  
科臣不得已提其經承則曰我即是經承任憑  
參處者奉聖旨  
該撫按申飭  
 二月作星沙城守議 公在任與司李蔡公道憲相倚

重遇事咨而後行直流氛日熾湖南恃江湖之險有司  
泄泄處堂公與蔡公私憂之乃作星沙城守議會去任

迫不果行

文載本集  
本張編

撫院以勅書至府 撫院宋一鶴移檄至府措餉五千  
採買軍米予止具遵依未測意指所屬檄舍要挾無已  
又緩頰白事予勃然曰吾蒞此兩月矣縉紳修候之外  
未有別函子一么麼操人短長乎吾以子稟諸院主也  
舍氣塞出語人曰彼清恐不如吾舌之捷且長也未幾  
一弁以令箭至予曰此行閒物吾受命守土軍容不入

國也舍又以告於是差官以勅書至且為檄曰官參吏  
斬載在簡書參不足道也若斬令則已行之孝感矣同  
官見之失色予不為動越日自賞勅往謝會所採之米

已畢輸宋亦所以難

本續增  
及張編

二月置殺簿科舍於獄詳文三院 漕科陳泰來督漕  
於楚會檄舍紛擾瀏陽簿樊朝楨部漕舟至撈塘遇科  
舍夏姓者鎖而曳諸市既入舟飲其酒狂叫終夜晨又  
曳之樊以監生受職不勝其忿乘閒投於水湘流湍奔  
不及施救夏方盼盼然謾曰官死解存父死子存速為

我覆科主課索如故予聞之髮上指手縛夏致之獄詳  
 諸三院并請於陳陳震怒曰吾今甫及長遂為堵守所  
 阨吾何以竣事乎吾繳勅以俟命也時撫勅方至而漕  
 勅復行各臺俱為予危之勸予往謝予憤曰無罪而殺  
 士則大夫可以去予何用一官為渠舍殺吾簿而欲吾  
 屈謝有持吾頭往耳漕道張一鳳為牌提夏脫之時三  
 院俱不直陳曲解而事寢本續增及張編  
 三月聞甘許賊警嚴巡守劇賊甘名揚許廷襄聚眾  
 山峒肆掠剽陷平鄉殺官兵湘北震動予督兵壯巡行

境上結堡團甲緝奸遠候得不犯月晦而還

得子孫驥家報入泮予作字說并詩以勉之有爾讀

書能苦予為官日貧之句參張編

四月臨藍賊犯甯鄉督兵救之賊宵遁五月殲之客將

余師貞戰死劇賊蕭相宇廖二慶等糾中原潰卒粵

西生孫各峒靛賊各鎮老馬子合隊自黔陽扮官兵過

安化嶺一路焚劫疾如風雨四月二十八日入甯鄉界

離城尚百里甯署令朱經歷不知所為賊一夜兼馳晨

至城下朱始飛檄告急予於晦日戌刻聞報即率炬發

兵五月朔晨濟湘江初府設鎮南營有兵百人營帥缺未補予又挑衙役之壯者百三十人授以兵爲府牙營初立未勝行伍渡江誓師合得百五十人適客將余師貞從先選兩營之驍卒三十人給以馬命統之以爲前驅予率步兵居後時傳賊鋒甚銳圍甯數重兵使馮及衛使俱以合勦甘許駐瀏邑予孤軍同列謂宜中途觀變予慨然曰赴急當如救焚豈得需次度賊非有成謀不過乘不備以掩甯耳聞吾救速必疑大軍至當疾走不可失也馳七十里始傳餐賊焚甯及鄆守陴者不支

城垂陷賊聞府救至愕然曰何捷也拔營遁前驅尾之獲七級五月初三日追及於大虎坪敗之賊渠客

將余師貞戰死

予與師貞謀日賊宵奔氣奪急擊之可

何師貞日某帥騎居前日夜逐之賊不測吾虛實當以少勝予從之又爲檄使甯捕姚伯文督諸路鄉兵微賊約日賊入隘卽駐軍勿易敵也冒兩至黃柴偵者傳賊離七十里山險箐深馬不得前師貞令札營俟後繼有悍卒熊飛諫曰賊前不擊奚待也與鄉兵貪而輕者數十人先進師貞不得已從之初三日辰刻及於大虎坪師貞率壯士何鳳先登一發殪其魁賊往山谷廖二慶殿後師貞賊其首又進斬數十級賊棄驟馬滿山谷鄉兵掠取之賊登高望見幟而甲者止三十餘人餘皆寬博徒手也復謀其徒先掩掠者皆返走不可止遂麾各股爲長圍裹我軍師貞疾衝之格殺過當馬前行急陷泥中遂遇害賊得脫去是役也以少擊眾賊二賊渠斬



二十七級生獲六人余師貞及壯士何鳳武生余某俱  
死營兵陣亡者其九人於黃柴合兵勦賊殲之刻蕭  
相宇腹以祭死者 師貞字垂餘號雲岫衢州人崇  
禎初以武舉從征海寇立殊功署守備後浙撫雜望熊  
公聘致麾下得實授值公權杭關請為捕防廳雖窘至  
絕粒不漁一錢或詰之對曰吾不敢玷主政清白也至  
是陣歿公悲憤如失左右手為之著傳立廟於大虎坪  
黃柴二處勒石於府治於是年以其柩歸葬并卹其二  
女 何鳳浙人魁傑  
善戰亦杭關所錄用

立鎮南新營 命武生湯光統之新右營命練總潘六

龍統之併府牙立為三營 初臨藍賊犯府因設鎮南營  
兵百人公鑒甯鄉之役兵力

單弱復立新營合將卒工役二百七十餘  
員名俸糧俱府自行措歲費三千金

勦百家山賊平之 吉藩承奉司黃鳴治有腹校劉國

名糾巨盜萬大萬二狻賊洞丁遊僧千人立寨百家山

旗鼓恣擊瀏陽令捕之國名率眾圍殺斃數十人擒數

十人顯以金錢贖放公不勝憤俟國名入城縛之獄發

兵勦其黨山賊以平 本張編

六月剖定欽案 科臣史可鏡紳衿一案各樹黨攻訐

焚殺日尋當事慮紛囂難制獄數年不決予慨然曰鋤

強止囂此太守事忍使一方鼎沸坐置不問乎設變激

意外伊誰之咎乃呼史紳語之曰汝釀禍有由吾不能

汝庇也速出子弟臧獲就理猶可相舍呼諸衿語之曰

汝樹幟倡眾豈臥碑所訓且致訟有年矣爾諸生中豈無以遠大自期者以諸生可以上進之身徇一廢紳非策也其靜勿譁譁則小而申斥大而入告法不汝貫也呼眾歎語之曰汝多人果係受抑者入理株連者速去反坐有令叫競有誅榜於衢飭鄉保比家而守有謀聚者擒之擒一二人寘之法市閭閻然聽之日焚香祝誓於諸史中讞其悍橫者諸衿中摘其豪强者坐之田宅子女侵奪者還之契價明白者給之誣累逋逸者勉之株連者釋之凡決二百餘詞犯證在門者數千人一旦

而畢無敢譁者於是紳衿咸服

又欽件李象珠等十餘宗亦以次剖析本續

增及張編

榜銷十三年以前積案 湘俗喜訟案牘如山上下書

胥相比每以催提為奇貨則訟之強者益逞弱者益困

予知其弊簡十三年前案徹底詳銷列榜於通衢凡三

千餘件

各臺詳文多擱不行胥競以告予論之日彼纔擱耶予則已久擱矣

修長沙府志 徵郡中文士十餘輩其事蒐討而公手

裁之咸稱直筆

本原註

七月定善化縣民譁又定長沙縣民譁為吉藩所劾

長善之田投入吉藩者十之五逋糧卸役郡縣苦之郡丞王秉乾署善邑事目擊不平遽以啟吉王王不憚又縛其逋餉者於獄有善民與郡宗爭田訟於丞丞以田給主者宗乃譁予喻之頗唯唯翼日善民揭幟於衢盡榜王平日之所爲王不勝憤嗾宗使譁閹校四出撲善民身業之温者指曰此幟首也旦入而夕無噍類初三日酉刻善民聚於南倉一呼而應者三四千人將夜踰城焚藩哭聲振野予聞之叱御不及單騎而往千眾擁沓不可告語乃爲八硃字以徇曰受冤者告妄動者斬

呼兩營夾倉而軍令曰有揭竿出倉者梟勿問民稍定黎明復同兵馬使馮往詰之民問曰吾民之苦藩也自祖而父而身而子孫四五世矣余曰然則爾之苦此已久何至是而始譁也曰小民繫命於官長前之官於此者率藩命是從將何隅得向泣焉今天哀此一方民上而道府下而州縣皆恤吾民不以此時告語更待何時予曰前此之官從藩不從民則爾民與藩相安今此之官從民不從藩則爾民與藩不相安爲爾官者不亦難乎民泣予亦泣千夫震動予知其可以情感乃呼渠而

語之曰今日之役可以釋爾苦白爾冤民享其利而官受其福其悉具詞於予予爲爾理之民唯唯予謁王曰潭州王湯沐邑受之天子者也無民則無依奈何使怨怒至此王謝不敏立摘骹法者數人杖之百以自解予乃令於倉曰後去者誅未幾長邑之民復譁於北郭民益眾予復驅馬往以諭善者諭之長民咸服執詞者人給一票使歸耕受三千餘詞卽日解散予之意恨無知縱之則禍不測激之則禍亦不測姑設法以散之而善其後耳事既定吉藩承奉使黃明治劉國名故忿予深

日夕譖於王曰府與廳盟以此爲難也又曰府鳩民於郭而斂詞於堂也王惑之遂被劾

八月勦燕子窩賊 茶攸之間地連衡永斗崖絕巘亂插無際初臨藍賊據燕子窩官兵環不能入其餘黨遁入深谷捕之不獲至是糾諸亡命及靛賊共五百人爲劫於醴醴告急公悉發道府兵合攸醴縣兵鄉兵勦之移檄於永使截其後賊讐公威名兵至各鳥獸散及入巢以鼓曲不能得渠首馘其僞王李鬍子草上飛數十人而還

本續增

九月罰俸 吉藩劾疏上奉旨覽王奏這截表劫餉情

由殊為可異堵允錫如此凌犯該撫按何無參究事關

藩體即着察覈具奏不得徇隱取咎長善民叩聞訟寃

予拜直陳顛末疏旨下撫按察奏罰俸一年

參張編

十月余師貞廟成以文祭之

文載本集

自余師貞陣亡募壯

士不可得偶於獄中得徐鳳岡力能負銃而戰禮而用

之屢入險勦賊嘗帶馬落澗中賊以鎗擣其口忽口拔

鎗鏃躍起大呼砍殺百十人莫有當者

鳳岡湘潭人後以病終

十一月入覲 各臺以藩劾故題予入覲既而悔之欲

留之則予已登舟矣居民送者夾江而行聚湘陰旬日

雖禁之弗止也

十二月寓於京口 予自洞庭沿流而下兩月始達京

口已聞有邊警至淮安羈旅半月報益急乃還京口

時薊

門被屠京城晝閉而河閒清流兗州東平汶沂淮徐俱為殘破至明年五月警始息

崇禎十六年癸未四十三歲正月在鎮江二月渡淮北行

四月十八日至京 主於族兄士鳳家

自二月末旬聞邊騎漸遠乃合

隊而行趨避於津涿間久之始達京城尚未解嚴驗文

散髮而入予喟然歎曰此一門者華夷之界也當今安

有九邊獨有聖上九門耳

為臣子者能不愧死乎

觀計典竣舉廉卓賜宴禮部 共三十人予列其中

五月陞湖廣分守長寶道副使奉特旨復任 閣輔吳

公牲奉命督師江南召予計事兼以監軍委予將從行

初一日例過吏部冢宰鄭公三俊偶於班中見予識之

即於次日首有是擢奉聖旨太守吏民之本不可數易

已後非年俸滿不許先轉如有真正卓異的加銜該部

知道既而吳閣輔亦不行二十日辭朝赴任 廿一日先領給水程

限八月初八日到任

六月抵鎮江便道過家

七月祠規成 予以束約通族勸耕讀講仁愛不可無

規乃分孝弟耕讀廉讓慈睦數欵及定冠昏喪祭之禮

勒爲一書至是成告主頒行 序曰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疏家以祖宗教子孫親而近百姓對官長尙敢以言貌

相欺子孫對祖宗何忍使血脈不貫故祠規之設所以

濟國法之不足先事而匡失教成而善俗古之人行修

於家化行於國用是道也願我子姓視祖宗如聞警教

畏清議如見官長惟祖宗之訓言是言訓行是行父以

課子兄以課弟折節率行在國稱善士矣人生百善累筆

可以不犯在家稱令子在國稱善士矣人生百善累筆

難書然究其人人能行在在當行時時可耕讀廉謹信順

入字率是者謂之八善反是者謂之八惡入善有褒入

惡有罰列欵於前不爲誇語不爲繁辭要子孫質直易

遵勿得視爲弁髦夫孝如崑崙之巔萬山共脊又如東

瀚之水萬派歸宗為人善惡關頭皆本於此然有大孝  
有小孝有庸愚之孝何謂大夫之孝有士庶人之孝有聖賢  
之孝有天子之孝何謂大夫之孝有士庶人之孝有聖賢  
是也天子以天下養諸侯以國養大夫以家養士庶人  
以身養人孰無身能養便足稱孝孝達貴賤不以分位  
為貶崇聖賢以道德事其親庸愚以孩提事其親人孰  
不始於孩提能事便稱孝親孝達聖凡不以學問為加  
損故願我子姓為天子諸侯大夫聖賢之孝則難為士  
庶人庸愚之孝則易為百  
予又念祠田賦役當有定  
行之本能孝則諸善皆歸矣  
額使可世守舉呈當道定戶立碑  
呈云某創建公祠二  
田五百餘畝立規設訓漸有成緒所慮日後豪強并吞  
子孫私佔則義不終又恐目前時艱賦重僉點苦役則  
恒產易廢仰懇鈞批該縣細察祠田墳山坵塋額為定  
則勒石荒祠使子孫恪守不得私相受授至照田點解  
紳民一體但係通族公產未免推諉遷延并乞批縣酌  
田多寡量解重輕另點一役承認承當庶賦役不致怠

緊產業得以久長奉撫院鄭公瑞兵使張  
公調鼎卽批縣施行 二條並本續增

八月復旋里 登舟八月至蕪湖遇盜再過家為盜所  
劫墮水濱死脫走草野由東壩小路稱貸至家重整行  
李

葬岳父陳公及許母於湛濱 葬畢啟行予念外父母  
之德慮四方多難從王之軀得暇無幾遂卜葬於湛濱  
有記文二勒於石

赴任 時聞張獻忠賊既破武昌大江路絕乃取道浙  
會召募丁勇始行

九月奉旨加陞二級 戶部尙書倪元璐疏參崇文門受稅主事朱從義因陳各關諸弊末云自臣所見能不爲此者惟長沙太守堵允錫爲司關清惠第一斯人不可多得故有是旨

十月行至蘭溪聞寇陷長沙

獻賊於四月破蕪黃五月屠武昌七月破岳州成岳

兵四五萬人聞賊至卽潰而走縱掠村郭雞犬無遺賊遂於八月廿五日渡水陸州自瀏陽門入焚毀三日兵民死者屬邑多陷賊設僞官立營休馬盤踞其中衛承之閒望風皆潰吉藩出走按臣劉熙祚推官蔡道憲皆遇害予中途聞報痛哭作哀湘南以紀其事

詩見文集今佚

十一月進至江西廣信府水陸俱絕大哭而還 自蘭

溪至龍游張家埠遇長沙吳令長寶道馮某自楚奔至

勸予觀望弗前予切責之而二人以道印縣印付予徑

去予益憤激前行至常玉山將抵江省乞師於呂督院

思出奇復楚十一月中旬進至廣信府城門晝閉士女

逃潰所在俘掠兵賊莫辨予念地方已陷趨死無由不

得已退寓衢州

十二月自錢塘還寓毘陵 聲信益急乃復自錢塘渡

五湖寓毘陵

有答鄭又日詩



拜復任路阻疏

拜地方十弊疏

兩疏並載本集

拜時事二十款疏

遺僕沈時賫入明年正月達京御

史徐公養心見之謂時事已裂沮勿上

疏載本集

歲除過虞山故廬守墓

時已逼歲羈旅之臣不安家

處乃之虞山守墓正月初吉拜墓而行

崇禎十七年甲申四十四歲正月至南都謁大司馬史可

法及督師袁繼咸 二公皆海內人宗也其以國士見

許委長沙監軍予遂慨然接浙而行

二月奉委長沙監軍同巢僉憲出師復楚

公自記年史絕筆於此下係邑人任源祥

號王續編

續編年史

黃只謝道勝與市效同參如兼外察同命

三月復任 時賊已退公至乃修城垣濬濠飭樓櫓集

士民共守之吳長沙殉難諸臣

長沙司理蔡道憲字完

丁丑進士居官以直道自守與公素稱莫逆交癸未五月賊張獻忠復圍長沙道憲督將士城守甚力賊遙謂之日軍中久聞蔡公名將大用公無自苦道憲手注弩斃其渠賊怒攻益急城陷道憲被執賊委曲喻之使降道憲嚼指大罵賊磔之部下上林國俊等九人從道憲不去賊初勸道憲降國俊曰我公若肯降者去此矣不至今日賊曰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我等若畏死者亦去久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內四人奮曰死固所甘願葬我公而死賊義而許之四人解衣裹道憲尸瘞之南郭乃自到公悲道憲之死作詩哭之序曰蔡子

之死於江南也予馳驅往來洞湖中流如見其人烏得不哭兼哭一時同死之劉公馮子余子楊令邱令李幕吳倅七人哭聲與江聲俱永也作哭江行 本張編

四月間京師三月十九之變 公慟哭幾絕作墜龍騷

共五章 見詩集

五月朔日哭大行皇帝於府堂

福王卽位於南都 福王名由松神宗孫以初四日監

國十五日卽位改元宏光 本張編

陞分巡武漢黃兵備道湖廣布政司參政兼按察司僉

事 葬殉節司理江門蔡公於長沙府城南誌其墓

六月上分巡道任駐紮於黃州 日肄兵事厲士巡城

晝夜不息

七月平陳柯五族之亂 偽漢陳友諒遺裔分爲陳柯

五族窟處瑞昌興國山谷間獷悍善鬪至是乘變爲亂

攻掠無虛日烽火及黃州公曰此不急討又生一獻賊

矣檄毛劉二協搗其巢五族震悸相率詣軍門降江楚

以甯

八月覃恩授階中大夫 誥贈祖父父皆中大夫祖母

前母母皆淑人封妻淑人

合訂詩集

有耐可只可兩吟合而梓之有自序

序載本集

公將身親戰陣是月製所著甲作樂府三章日縫甲泣

見詩集

九月二十三日改按察司副使加一級提督湖廣通省

學政 公雖改學使而治兵講武勤倍曩時注意人才

旁採謀勇

十月駐試武昌明倫堂說義 公以國仇未雪為深恥

居恒扼腕太息恨未獲死所乃進諸生論以復仇之義

說載本集

上請頒救諭疏

文載本集

奉旨準給救書該部知道

清察學宮

遴舉孝行舉人貢士暫補學官察其人才可用者薦之

拜及時修復事宜疏

文載本集

註臥碑訓諸生

本續增

立僑學於漢陽流寓附籍 榜諭荆襄承德陷賊諸生

自賊中振拔來歸者一體科舉

頒行三約 一講學習射以端士尚二月試季試以課

士行三修廟繕學以尊聖教

頒行欽定勅諭

懸痛絕倖寶示

示內誓云生童文有

人者天剗其目聽人囑託致抑孤寒天剗其耳言清行濁始治卒亂怵威嗜利荏苒內鮮終天剗其心 本續增

申明學政示

乙酉四十五歲正月講學於武昌縣學宮 時事日非警

報踵至公自分止有死義一著值學宮講期公欲感動

多士因論以死生義利之說

說載本集

頒行日課循環字冊 公以月課未詳設日課法頒行

冊式以上半日為循下半日為環本生逐日填註為某

事看某書作某文半月呈學師磨勘虛實按月彙繳以

憑覆察

三月巡試湖南 中途遇盜公從容論之賊皆避道且

衛之行

謁督師何公於長沙府

何公諱騰蛟以舉人累官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何公為

人知勇深沈嘗督師全桂林取寶慶復全永諸州與敵

大戰於嚴關日越橋寧旂斬將所向克捷士氣百倍江

廣大定時以總督五省軍馬駐節長沙公謁之進策曰

不措餉能輯兵乎不招降能振楚乎掀髯鼓掌不作瑣

瑣態何公深器之自是公措置轉運資何公不絕

己丑正月

何公檄諸將集湘潭謀下星沙北師驟至湘潭陷被執

勸之不順命絕粒七日不死復勸之降何公躍起大罵

遂遇害追封湘

王參張編

增文忠公集

五月南都失守報至公痛哭起義兵 同時舉事者文

臣有章曠武臣有楊培東設三科以募士凡有一能足

效者來歷有據悉準錄用

詳見邑志傳中 章曠初知 河陽州獻賊方謀 躡楚江上 無敢行者曠從一厨夫覓漁舟盪漿密覘之知事已迫 傳檄遠近兵漸集 獻忠西走武昌諸郡復定人服其勇 後代公巡 撫湖廣

六月立君子營 公嘗曰用老不如用新用多不如用

寡老則鈍新則銳多則分寡則合也有應募者公親察

士著慎相法驗膽氣膂力共得三千人分為十營取越

王句踐君子六千之義不侑兵丁號為君子營以崇異

之詳見 志傳

寄子書 大意自分必死吾兒終身農樹子孫不事二

姓使吾不失忠子不失孝云書至明年達家而孫驥偕

兄孫正先入楚

八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督師大學士

何公騰蛟薦公才可重任遂有是擢上恢復十急務疏

參張編 疏今佚

九月往荆南撫李錦高一功等三十餘萬眾安插以歸

逆成既死其義兒李錦高一功等十八部號三十萬

眾自川陝由當陽戰敗而來剽掠襄間倡言約我軍  
會獵湖南公念兵糧百不能支廉知李錦者闖逆之姪  
號一隻虎孝其母高氏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  
氏弟一功最驍勇頗可以義動密令人具冠帔諸飾以  
從集麾下謂之曰成敗只在今日吾誓一死持赤手往  
爲國家收數十萬眾歸報朝廷祖宗地下無任士民奔  
竄爲也遂率帳下百人由武陵過澧水達草坪賊初見  
公馳驅不之禁未至百里拒不許前積骨縱橫固舍蕩  
然止公空城中翼日忽見戈矛烟塵塞野蔽天從者皆

泣公顧謂曰若等自當生還無怯吾死則收吾骸骨而  
已頃之賊遣部下至曰知公高義願俯臨營中又有部  
將數十輩踵至接入營公以大義諭李錦等曰若輩皆  
可大用才如此而陷不義亦當事者之過但我朝三百  
年來若祖宗世食其德一旦以烏合之眾碎金甌滅宗  
社俾人收利自居賊名汝曹爲此何利今若能改行反  
正戮力同心以立功勛吾當與汝曹共之錦及一功等  
素服公義見公慷慨激烈皆曰誠如公言錦等初念不  
及此今公以忠義指示敢不惟命是聽卽欲羅拜定盟

公又曰姑徐之吾既相約報國便爲兄弟當效古人登堂拜母之儀請先見太夫人然後行禮錦引母出拜公見之奉上冠帔曰封命在豫備以獻高氏喜卽呼錦跪堂下戒之曰使爾輩贖前罪洗惡名者堵公之賜也爾當終始勉之勿生二心公因與之酒酒立誓錦等願以死効及留宴奏宮中女樂自燕京掠來者公方素服腰經卻坐不顧痛哭言曰兩京未得萬姓倒懸允錫求死無所何心聽樂錦等卽撤去益嘆服不置其所掠百姓不下數萬公俱令釋之且給糧糗以行公返之曰民呼

拜道旁徧數百里於是李錦高一功田虎張能賀藍袁宗第塔天保黨守素李來秦馬世耀等三十萬眾皆就撫聽公節制楚中號十家兵云

上請封降將疏 遣武陵縣舉人傅作霖賈疏詣行在

作霖字潤生號九峻最爲公所器重後歷官兵部侍郎死於武岡之變

十月蒙敕獎諭 公疏旣上內閣蔣德璟持不可御史錢邦芑請如公言乃封高氏英淑

明史作貞義

夫人李錦左

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諸將爵秩有差號其眾爲忠貞營特命兵科龔善選至楚封之而別

降敕獎公忠勤卽授作霖兵部主事

參張編

是年閏六

月唐王卽位於福州改元隆武以布政司署爲行宮

丙戌四十六歲二月率師圍荊州不克四月還駐武陵

時降將新附兵多而糧不結攻荊州久不拔監紀推官

趙振芳曰師老矣彼援將至奈何惟決水灌城可速下

此不容閒之會也公不忍民之爲魚持不決越二日

清兵果集與戰不利公乃由澧水旋駐武陵憂憤嘔血

幾絕

五月及荊州師戰於草坪大捷

公旣撤荊州之圍大

軍躡其後軍於草坪公以其逼也激厲將士開門出戰

敗之

本張編

上補行鄉試疏 乙酉科缺鄉試至是楚人爭叩言之

公令督師何公具疏依例舉行公以軍旅辭監臨之任

子孫驥姪孫正自家開行至軍 先是子與姪從鄉人

盧象觀保聚山澤間屢陷死地後乃決意入楚孫驥年

十九方新婚孫正年二十生女彌月皆棄不顧泣告於

母拜別而行窗友潘詰

字哲明號明人

亦同往皆不薙髮取道

山谷間由浙西歷江右間關數月至楚軍中公見子姪



至不勝喜改子爲世明姪爲正明示不忘本朝也正明故饒勇略卽命督君子營在軍能固結士心眾皆傾服又挑選少壯年二十內外者千人爲親兵驍勇果毅莫不一當百每戰正明當先冲冒矢石親兵爭奮死力隨之屢以克捷功累官都督府右都督兼留守錦衣衛指揮同知世明後以恩典授江西道監察御史

八月爲子世明別娶唐氏 公念兩世單傳中歲尙未有孫更值兵革存亡不測聞湘潭諸生唐鶴齋字伯羽者有女及笄爲世明求之東李鄭二生轉告以至情倘

皇路清平東西二館古亦有之之意唐慨允遂成婚正明亦納陸氏

九月聞浙閩兵潰之變 是歲隆武二年八月閩都潰總督丁魁楚巡撫瞿式耜及兵部尙書李大器李永茂等奉永明王監國尋卽位改元永曆

以肇慶府署爲行宮 永明王名由

柳桂王少子神宗孫 本張編 丁亥四十七歲四月陞兵部左侍郎總督恢勦軍務 車

駕自桂林幸武岡劉承允掌兵專政而忠貞營十家兵頗強聲言欲入湖南就糧承允懼爲所併以爲非公不

能制特疏加公銜令督兵出江楚

七月上請誅劉承允疏

劉承允者故何公部將及薦為總督兵強遂稱門生稍倨肆後

聯為姻親不伏約束迨駕幸武岡承允以定蠻伯進武岡侯輒以兵威脅朝廷羣臣爭諂之以自固交疏頌功德進封興國公上承允驕肆日甚忌何公權出已上請柱國冒功濫蔭

為戶部尚書專理糧餉不聽及何公辭朝歸鎮長沙廷臣奉旨郊餞何公託疾駐城外荒寺不言行期以防承允承允果伏千騎於道中欲害何公時趙印選領鎮兵五百隨何公皆悍卒中道伏兵起印選率部下盡殲之承允諱而不言公因上疏劾承允專權擅兵恣行不法

截殺督師重臣謀危社稷大逆不道請正典刑承允見

公疏始懼

八月常德陷率諸將守永定衛 公率馬進忠王進才

張光粹牛萬才等駐札永順保靖二土司界上待時規

取

九月武岡兵潰傳令戒嚴 北師逼武岡駕幸柳州方

出城承允即遣人迎降兵部侍郎傅作霖死之報至公

與諸將謀請榮王監國奠稟號令以鎮撫人心乃於舟

次啟王王固讓不肯既而知駕無恙乃止惟傳命各營

協力防守

十二月率忠武營兵復常德進復辰州自退保司土  
以來採薇茹蕨幾及半載公憤不能恢復乃刺血書二  
祖列宗牌位慟哭欲自殺諸將感動三軍皆哭哭聲震  
山谷馬進忠王進才等輒奮兵而出公親甲冑建大將  
旗鼓督戰率姪正明先登餘張兩翼以進正明大呼諸  
將應聲騰起三軍繼之莫不一當百血戰三日遂復辰  
常俘獲甚多事聞諸將俱陞敘有差於是乘勝圖下江  
漢軍威復振

戊子四十八歲正月過天門山

有律詩二首

三月檄忠貞營諸

將與忠武營諸將合營同駐常德公慮馬進忠等孤  
軍難支更調李赤心等諸部將相犄角為乘勝東下計  
諸將皆從命有奸人鄭古春東西唆搆諸將惑之始各  
懷疑忌

四月北師以書至拒之

本張編

北師駐武昌使公鄉人

吳達以書招公公峻拒之

五月上絕口勿談欵議疏會有倡和議者公上疏痛  
陳其不可其議乃寢

七月至夔州責楚宗朱容藩不當僭監國之號遂散其黨 楚宗朱容藩者本通城王位下庶子以便佞蠟掌宗人府事營為東川總督得罪當誅會赦得免遂由楚入川據有王光興于大海李占春諸營兵馬自稱楚王

世子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自鑄金印佩之

改忠州為大定府號

府門為承順門稱所居為行官設祭酒科道鴻臚寺等官擅封拜王光興等怒川北總兵李乾德及總兵袁紹不下已令李占春襲之相仇殺不已夔州臨江有天子城容藩改為天子城以為己識領部眾數千居之封石砭酉陽二川中將士競歸之稱曰千歲其自稱曰予小子予一人有自帝之意予方統兵欲東聞之恐變起旦

夕即乘舟至夔詰責容藩曰汝以支庶妄希非分欲竊名號籠落文武軍民乎容藩曰聖駕播遷川東不知順逆聊假名號彈壓之耳予呵之曰汝身自為逆何能服人今義旗所向而來直推朽拉枯耳能保左右不斬汝首級獻功耶容藩不能答時文武附容藩者張經程正典朱運友為首予一一陳大義切責之川東文武始知容藩本末惡其名號之偽各思解散以聽朝廷命未幾容藩為占春所殺王光興于大海李占春各營諸歸命封其軍兵為忠開營

本續

增

八月還自夔州督忠貞營諸將收衡湘進至江右所向皆克 公還馬進忠與李赤心不合恐其相圖已棄常武移營湘南矣公乃調護諸將激厲士卒躬率高李兵出征遂復衡湘及於江右所過郡邑俱下遂入吉安 十月得故軍將歸正之報率師還駐茶陵 金聲桓王得仁皆左良玉部下將也先降清忽反正江右響應將趨南京恐贛州未下議其後留攻贛以牛酒犒師請獨任江事公聞報即回茶陵欲與何督師定謀合兵出江漢以窺兗豫

參張編

十一月陞兵部尙書賜尙方劍便宜行事專督諸營恢

勦

十二月督師援南昌

初金聲桓圍贛州未下北師救至聲桓撤兵回南昌嬰城固守北師

圍之復以其餘力敗傅鼎銓余應桂西破丁家塘土寨江事日棘 本張編 先是督師何公

自粵西還楚偶聽細言致書於公曰治生與敵大戰於嚴關日月橋三師敗遁進圍零陵指日可下各郡邑俱入掌中聞忠貞營諸將駐節中湘分取衡陽則功又有所屬矣近王馬諸勳舉動甚乖張治生已有文檄之矣諒此輩必不負治生也公得書語樞戎毛登壽曰我輩

封疆之臣罪且難贖何公尙欲言功耶至是金玉諸將  
爲北師所困何公乃檄公調忠貞營往援公卽率諸將  
赴之

編春秋說義成 公在軍五載著春秋說義五卷凡萬

五千餘言師行命于世明馬前負書公自囊筆墨箋釋

不輟至是成編 傳聞是歲於曹營中失之

己丑四十九歲正月師次袁州二月率師救湘潭不及還  
守衡州 督師大學士何公騰蛟駐湘潭遣諸將悉力  
攻長沙將拔之北師驟至湘潭何公死之公聞變率師

還救與戰勝負畧相等遂率滇將胡一清等拒守衡陽

參張編

三月過安仁 道次有詩公嘗聚軍中所賦詩名曰馬  
革集今逸

四月陳於衡之草橋不利還駐耒陽 公自執桴鼓諸  
將且前搏戰自辰至酉斬伐相當清師以輕兵截出陣  
後遂敗乃退劄耒陽而老營駐於永興相去百五十里  
永興陷從子都督府右都督同知留守錦衣衛事正明  
死之眷屬皆自焚死 正明屯永興初營於河右實據

形勢忽奉中軍令移於河左有奸人引兵從間道沖突  
營背鐵騎方馳而一軍已亂正明急起上馬奮突而出  
呼部下死戰已分爲數處圍兵數十重正明身被重傷  
猶格殺數將及於城濠銃箭蝟集遂遇害時年二十四  
參謀潘詰邵履正皆不屈死公貳室唐氏世明室唐氏  
正明室陸氏及諸眷屬在城中聞變闔門縱火自焚死  
事聞贈正明太子太保左都督贈潘詰禮部主事邵履  
正戶部主事皆予祭

北師以書至拒之 北師鄭王得公戚唐鶴翥厚遇之

誘以官賞使爲書以招公委曲諭以天時人事之說公  
哭而拒之

五月戰於麻河大捷 大軍日逼約日出戰公刺血書

疏顙神納刀靴中謂諸將士曰兵凶戰危此行脫不濟

吾惟一死以報國公等可善自爲計將士感激用命戰

於麻河遂捷 公每遇戰勝諸將上功擲戟滿前血模糊積所割耳鼻突兀如山阜公踞胡床坐神

采英毅意氣慷慨望之者皆疑爲神記功畢公忽怡然命爲功高者奏樂簪花掛彩手金卮註酒醺之將士益

感激思奮並本張編

自耒陽入龍虎關從猺岡趨粵 公聞永興陷知不可

進率子世明及帳下將士退入龍虎關暫依保昌侯曹志建營志建素驕橫縱兵掠永郴界上坐視不爲救援屢被公訶責方慚愧不自安至是遂欲害公乘夜阮殺公縱兵千餘人及旦而公覺乃入獠岡何家寨志建追至何生圖復等率眾力拒之公將走粵之賀縣沿途招集散亡從兵復聚

五月遣子世明賚奏詣行在在肇慶以病卒於道 初公謂世明日汝書生在軍中無益今事不可知若父殉封疆子延宗祀亦各得之道也遂託於長沙門人李先登

令匿之山中出衣資遣之世明泣對曰欲兒何往耶不若父子兄弟死生同一處也因慟哭固不肯去至是公將入朝面君計兵餉將復入楚謀大舉先遣世明賚奏自陳并爲死事諸人請卹典五月二十八日行至廣東陽山以病卒公聞訃顧謂左右曰此天命也吾何以子爲哉意氣慷慨自若

六月入朝奉命安插諸營加陞直省督師特賜龍旂尙方劍便宜行事總理軍餉糧儲少傅兼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尙書兵部尙書出師以圖江楚 公疏



請出師朝廷召對加公官特賜調兵寶旂持節勅忠貞

忠武忠開諸營悉聽節制公拜命即行忠貞即高李等忠武即馬進忠

王進才等忠開為于大海李占春袁韜武大廷王光興王友進王昌王祥等

七月師次平梧公既拜命即檄告諸鎮召李赤心於

籐鬱次於梧州以待之本張時高李十營兵亦從柳柳

達蒼梧客兵猝至粵西震恐為之戒嚴朝中先遣張太

僕等迎公于富川之野朝見後安插諸部莫不載服

作書寄示吳中故人畧云不肖甲申以來戮力疆場茲存敢不勉旃倘邀宗社之福敢合餘燼迅掃狂氛捲土重來揚帆直下得展孝陵歸老桑梓所厚望也若天不

降佑師徒失律大勢日非則錫七尺朽軀久不作人閒想矣吳日荆溪之濬故人存知錫者於風清月白之夜聞有哀淒叫空者必允錫也憑酒幸酬錫且不朽念錫一生初不有家妻子棄捐不復更道止有堂兄允錄姪子昌明為先人祖父一脈之遺貧弱可傷倘親友嗟而衣食之使不至溝壑則錫之生死感也本續增及張

編初公所與交者凡十人號十鈍亦曰十遁又號十癡

得公書往往散去後多不知所終本張

八月討土寇徐彪殺之土寇徐彪聚眾萬人四出劫掠官兵不能制公念內難未靖何以克敵率師往與戰

大敗之擒彪斬於市本張

上辭伯爵疏奉旨給四代誥命朝廷念公忠勒封為

光化伯給誥券公以廷臣各立門戶師旅齟齬無成功  
惟當任罪何敢冒恩上疏力辭遂特賜四代誥命以獎  
之其制辭出禮科金堡筆堡與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南等立朝侃侃正紀綱慎名器素不為近倖所喜堡尤著清直聲見重於時本張編

疏論孫可望封爵事孫可望張獻忠養子獻忠死後  
自蜀入滇滅沙定州寇黔國公沐天波據有雲南一  
十八府自稱東平王既而願聽撫要求王爵朝議久不  
決粵帥慶國公陳邦傳先聞高李諸將入粵慮不相容  
欲結可望以自固乃遣其私人胡執恭偽造金印勅書

矯封可望為秦王可望得封大悅後雖知其偽而竟假  
其名以威眾廷臣知執恭所為出邦傳意交章參劾時  
執恭在滇不敢歸可望必欲求實封廷議難之會朝廷  
遣使勞軍以問公公上疏曰孫可望父子久已割據四  
川今滇黔盡為所有何能禁其不自王今可望尚知請  
命意猶可取當即降勅封之使彼縛胡執恭歸朝正其  
罪而誅之則賞罰之權庶不倒置云云首輔嚴起恒戶  
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給事中劉克珍吳霖  
金堡張載述等堅持不可公又密疏曰朝議謂異姓封

王非祖制持論固正然不可為今日言也可望已自稱  
 為東平王即其黨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三人亦稱王  
 設封以公爵必非所欲萬一不受封因而反為逆謂皇  
 上威靈何謂天下事勢何若謂欲收其用而先失國體  
 適啟邪心非策之善則臣竊有說於此謹按開國功臣  
 六王皆追封也而尚書洛誥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  
 古人臣有大功常以元祀慰勵之今或量封可望為三  
 字王即於勅書內詳載舊例明示破格而勉之以中山  
 開平之功則可望必感激用命於祖制亦不為背謬矣

疏奏朝廷因命可望為平遼王差僉院趙昱賫往昱恐

可望不悅一見即叩首稱臣可望乃拜受封策予昱干

金戒勿言平遼之封而外稱秦王如故吳貞毓字天聲  
宜興人位至大

學士諡文忠辛卯冬可望據黔謀篡  
殺安龍十八忠臣吳貞毓其首也

十一月師次潯州有疾 公以歷年征調勞苦憂瘁往

往扼腕吐血又連喪子姪益黯然神傷值李元允用事

每有奏請輒為掣肘諸營多觀望不進展布益難遂發

憤成疾吐血不止駐兵於潯之長生寺元允為惠國公  
李成棟義子握

父餘威把持朝政少詹劉湘客等五人附之朝  
中謂之五虎其餘依附甚眾總謂之東人云

二十六日拜遺疏卒於軍 公病革強起具衣冠望闕  
再拜上遺疏畧曰臣受命以來罪大孽重不復自量擬  
再合餘燼少收桑榆不料調兵則一營不發若曰堵督  
臣而有兵是豐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堵督  
臣而有餉是資其號令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  
孔急嘔血拊心畧無展布昨上西山橫邑感厲太重一  
病不起遂快羣腹臣亦何恨但以萬死不死之身不能  
爲皇上畢命疆場而死於枕席是乃恨也臣死之後伏  
乞皇上揀任老成用圖恢復若國家大事惟聽馬吉翔

李元允等五人爲股肱心腹成敗可慮臣死矣不勝飲  
恨拜疏訖又南拜父母曰兒死不獲生還邱壟矣復懸  
在三圖命左右環跪勉以忠義爲訣別及將絕呼筆自  
題其像曰有明堵子生而精敏遭家不造誠身事親遭  
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逋臣而今而後浩然  
蒼旻遂卒十一月二十六日丑時也三軍號慟如喪考  
妣時隨公親屬僅有蔣世芳字清元族姪武鼎字贊侯及江  
右知交數人卒之前一夕親吏歐陽典夢公乘牛騰空  
而去次日以語人左右夢皆同嗚呼公生以辛丑捷以

丁丑卒以己丑丑之生固屬牛也茅峯之禱感於前潯陽之夢徵於後牧遊公之生之卒豈偶然哉

閏十一月賜葬于潯州之西山 朝廷聞公卒泣涕滅

膳輟朝五日贈公上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太傅兼太子

太師鎮國公謚文襄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子

祭九壇遣禮部官致祭賜塋潯陽之西山以閏十一月

十九日葬子世明祔鄉人間訃亦為位發喪遠近奔哭

公一子先卒乙未年陳淑人血抱族姪閏政之子廷紹

使承世明為嗣孫己亥年復告親戚付手囑復立從弟

寅恭之子景源為次子命公甥殷百華同入楚迎柩

故人徐一鶚在粵西督臺幕茶陵門人尹惟日為廣東

和平令謀發柩送歸宜而一鶚惟日相繼而死尹封翁

乃載公柩停茶陵及壬寅族姪武鼎自潯陽挈家寓衡

陽因至茶陵移柩停衡陽雁峯寺寓書至宜而武鼎復

故乙巳四月景源伯華始得至楚入衡而柩已為人昇

去丙午二月廼得於黃梅縣驅城寨騎龍菴中具見當

日起柩鑄文所經過關津批劄菴僧云歷年神靈顯異

景源伯華奉父柩并招正明魂置木主以歸是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葬於虞山祖壟之次公文集未刊

所著亦多散佚以俟後之知公者粵西實錄云

已丑九月公納浙紹葉氏女公卒時有三月孕因屬故

將黃萬善善待之後生而不育葉氏亦遇難於南寧府

毛郭菴曰部將常萬善非黃也後竟負託及孫可望至

粵迎駕執常數日堵制臺何人傭奴敢為此態耶鞭之

至百而遺孕子得不死今尚在滇中云

已丑秋溧陽有史主政死於粵中遺二子公撫之以其長嗣正明名金官次嗣世明名式

官囑友蔣清元課之

世明妻汝溪徐氏苦節十六年庚子以疾卒正明生母

錢氏三十而寡撫孤長成及乙酉子正明入楚媳方橋

沈氏年二十生女僅月餘奉姑守節與陳淑人及徐氏

相悲復相慰也女長適通家子張祖厚依傍以居云潘

詰妻泮澗蔣氏祝髮寄居尼菴砥操苦節三十餘年鄉

人莫不憐之己未秋卒

歐陽典楚人有粵西實錄一卷述公之事蹟典為親吏隨侍五年在潯送終其卷末自敘云典感知遇之恩結廬墓下思服心喪因時播遷未終所願云

邑後學周恭壽伯匡重校

書後

吾邑前以氣節殉封疆者爲晉周孝侯至今廟祀赫然實  
乎莫之繼矣於明季得兩人焉一日忠烈盧公一日文襄  
堵公皆以少年名進士起家精於吏治遭時艱屯遂以身  
殉封疆氣節直上與孝侯埒嗚呼何其偉歟然史載孝侯  
少年橫暴至爲父老所患苦折節向學蓋以晚蓋者也若  
盧公雄畧偉節彪炳天壤其家書遺訓固粹然儒者之言  
及讀堵公年史觀其立心制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際何其仁至義盡一本於誠哉古今不相及吾不知

其與孝侯盧公竟何如也濂溪周子云誠者聖人之本堵公之學篤志力行最與曾閔相近設使堵公得聖人爲之依歸其碩德懿行詎出諸賢下哉又使遭時清明輔理承化其所樹立豈無可表見者哉然則堵公之身殉封疆以氣節與前人爭烈特堵公之不幸而已矣後之讀是書者謂理學精言與六經相表裏是則知堵公之深者也若徒與慷慨殉義者同類而並觀之則淺之乎視堵公矣予是以旣錄其書又集其傳以俟夫後之秉史筆者俾知堵公之所重不在乎氣節也同里後學湖南主人識



